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179

K 832
611
:129



丁巳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莊嚴題端
民俗叢書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九輯 161-180

- 161 天竺靈籤木刻 鄭振鐸編並跋 (1958)
- 162 粵風 鍾敬文重編並記 顧頡剛序 (1927)
- 163 泉州民間傳說 吳宗川總編 (1940)
- 164 中國語音轉化 戴維清著 (1974)
- 165 講食集 陳夢因著 周鼎序 (1975)
- 166-7 中國舞蹈史 何志浩著 (1961)
- 168 臺灣地方戲調查 中國文化學院
戲劇系國劇組 (1967)
- 169 南北拳術教範 李存義述 (1835)
- 170 大陳紀略 孫靜江著 (1966)
- 171-2 春謎大觀 萍社同人輯 王文瀾序 (1920)
- 173 紅樓夢弟子書 清·光緒刻本 (1899)
- 174-6 花木鳥獸集類 清·吳寶芝撰 (1780)
- 177 邱周舍卡通 蔡雲龍繪 (1964)
- 178-9 消閑大觀 蝶廬主人編集 (1913)
- 180 龍年談龍文輯 婁子匡等著 (1976)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掉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消閒大觀 第二集

全書目錄

第一編 珊瑚網

- 弔古戰場文……………一
- 討鬆檄……………二
- 薄命女傳……………三
- 不肖翁記……………三
- 跑馬入股文……………四
- 足下解……………五
- 官場慈察記……………六
- 窮鬼上財神書……………七
- 財神諭窮鬼文……………七

消聞大觀 第二集 目錄

二

撲克卦……………八

衆鬼請求城隍立省憲文……………九

帝堯控孟子案……………一〇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一一

借債專門學校簡章……………一二

賣國會章程……………一三

申江新禽言……………一四

第二編 小說海

愛國女兒……………一五

瘋癲強盜……………一七

可憐母子……………二〇

邪途失足……………二二

欲易覺悟……………二四

鬻女趣史……………二六

第三編 董狐筆

麒麟負女記……………二八

人間仙緣記……………三〇

手帕定情記……………三一

黃金贖馬記……………三二

羅漢種子記……………三三

瑰珍還珠記……………三四

白綾畢命記……………三五

異僧傳藝記……………三六

汽車作合記……………三七

野狼狡智記……………三八

人畜奇案記……………三九

消閒大觀 第二集 目錄

廣場鬥牛記

四〇

第四編 傳書編

手槍退回賠款

四一

老小姐徵求宴配

四二

兩莽漢錯認贈禮

四三

鳳儀亭童卓吃醋

四四

行竊犬獨享盛名

四四

食戶鑿身大頭小

四五

剔乳豬老嫗中計

四五

軋餅與訂立合同

四六

鬼打牆當街而溺

四六

貪美色途逢惡鬼

四七

富人女下嫁公使

四八

小炒雞遠走高飛……………四八

三手婢舉以爲怪……………四九

納新記承認條件……………五〇

放重刊報應不爽……………五一

胎裏胎實在希奇……………五一

第五編 旅行箱

玉泉山游覽記……………五一

甯波十大勝蹟……………五五

鳳陽明陵游記……………五七

梵王渡游覽記……………五九

管社山游覽記……………六〇

黃埠墩游覽記……………六一

五塔名勝游記……………六一

附 開 大 觀 第二集 目錄

消聞大觀第二集目錄

六

喇嘛廟游覽記……………六二

雲南名勝游記……………六五

史公祠游覽記……………六七

第六編 走珠盤

康有爲艷體詩……………六八

石達開題壁詩……………六八

鄭成功寄懷詩……………六九

楊篤生游英詩……………六九

上海黑幕竹枝詞……………六九

俗語詩……………七一

新名詞詩……………七一

題拐李圖七古……………七二

十不全吟……………七二

游鬼詩	七四
動物四詠	七五
四生戲詠	七五
偷兒詩五首	七六
鍾馗吃鬼圖	七七

第七編 博覽會

非洲之人肉宴	七八
臂上之春意畫	八〇
海底之風雅景	八〇
南美之多寶湖	八〇
埃及之金字塔	八一
古城之大建築	八二
鄉村之巨蛇害	八二
消閒大觀 第二集 目錄	七

消閒大觀第二集目錄

八

倫敦之探夫會	八三
接吻之新刑律	八四
老少之鴛鴦牒	八四
僧逃之小夫妻	八五
希有之古書籍	八五
髮匠之新營業	八六
守貞之俄皇女	八七
齒力之演藝家	八七
富豪之充苦工	八七
幼齡之女強盜	八八
足指之金鉢墜	八八
鉅值之鑽項鍊	八九
一歲之告狀人	八九

奢侈之黑種人……………八九

食舖之暴斃者……………九〇

第八編 軒渠鏡

木工妙諦……………九〇

師生課對……………九一

不會做人……………九一

一場天火……………九二

小使喫乳……………九二

兩舌運用……………九三

滑頭是實……………九三

稀飯箱子……………九三

小犬有疾……………九四

羅服一味……………九四

消閒大觀第二集目錄

一〇

沈爾祖宗	九五
老牌牙粉	九五
貼切典故	九六
呼犬伯伯	九六
剃之何妨	九七
借狗發揮	九七
髭鬚最硬	九八
請掌雙頰	九八
地獄幻相	九九
師生衝突	九九
聯床夜吟	一〇〇
見錢說話	一〇〇
瞎子服禮	一〇〇

長知調堪	一〇一
買瓶耳朶	一〇一
單親大人	一〇一
惡臭之足	一〇二
白字師母	一〇二
一死不返	一〇二
單靠囁蛆	一〇三
第九編 散花籃	
遠東運動曲	一〇三
花朝新開篇	一〇四
上海洋場景	一〇四
槍斃空城計	一〇六
方獅唱道情	一〇七

消閒大觀 第二集 目錄

一一

文麻雀五更

一〇七

南陽關鼓調

一〇八

烟花女十款

一一一

勸戒烟粵曲

一一二

小尼姑思凡

一一三

第十編 舊貨店

新寓言

一一四

電影酒令

一一六

盲跛一夕談

一一〇

滑稽新樂府

一一一

國朝名人趣史

一一二

民國新相法

一一五

消閒大觀第二集

蝶廬主人編

第一編 珊瑚網

● 弔古官場文

試一舉兮。浩浩。千百萬人。擠滿官途。競走私門。爭先恐後。結隊成羣。脚乾手版。頭花眼昏。非情非賭。無可問津。人告余曰。此古官場也。傷心哉。其疆場戮力。轉戰數千場。而保舉者歟。其名場勳志。歷數百場。而獲售者歟。其一場彩票。獲資巨萬。而捐納者歟。其於洋場地。面出使歸來。而驟發者歟。其入場躐各不同。及其上場日一也。其收場雖各不同。其當登場則一也。則見事事排場。人人欽羨。黃金交結。擴充場面。一旦完場。人情反臉。當場報應。立刻眼見。已矣哉。一場春夢。遽然頓醒。一場鬧熱。抹煞風景。一場高興。子然形影。一坵彩票。僅保首領。一場作事。如此究竟。吾聞之一個府人。渾身銅臭。賄賂公行。苞直授受。要缺優差。居奇發售。從中擇食。噉肥棄瘦。此官之市場也。補黨公廷。拜恩私室。腹劍中藏。口脂如蜜。稍拂其意。銜恨刺骨。蜚語中傷。交章彈劾。此官之戰場也。宦海酣嬉。仕途遊戲。故事虛文。弁髦等視。失出入。若不經意。草菅人命。毫無所事。此官之戲場也。惡貫罪盈。輒發其覆。終朝三褫。鉅金以贖。

千里徒流。一身受戮。抄及全家。累其親族。大官之法場也。嗟夫。誰無拜把。如尼如手。誰無門生。如師如友。升也何恩。革之何咎。升官發財。夫誰不思。位高格賤。威嚴品卑。上下其手。殺人解頤。地或無皮。剝及其脂。鬼神爲愁。生民何依。痛哭居官。涕淚橫飛。滾滾風塵。冥酒一卮。噫吁。嗟。出場者如斯。下場者可知。兩場者如此。落場者可知。爲之奈何。避居九夷。

▲討颶微

蓋聞社肉是蓄。張湯會傳。獫風之文。筆端爭趨。王思且拔。逐蠅之劍。凡茲醜類。具有創懲。矧爾忝民。倍形猖獗。賦形渺小。叢生草莽之間。乘性貪婪。慣緊醜難而嗜。自矜豹脚。等善走於飛廉。潛伏蛇鱗。邊陰謀如魍魎。且也。輕稅婪。吻若利錐。入我垣牆。佔我房隴。吸飲我膏血。嚼噬我肌膚。小白帷中。擅敢欺陵。霸王露筋祠畔。公然玷辱貞嫵。飛卽聞雷。肆無顧忌。聚真成市。死有餘辜。某等再四圖維。一聲吶喊。匪及時而撲滅。恐滋臺之難圖。是用旆建瓴。封兵與螭。國刀儲螳臂。甲被蟹王。爲深溝高壘之謀。諒傳蠖使。作以逸待勞之策。計出蟻臣。以此除患。羣醜焉避。以此問罪。百孽何辭。然而上溯彼蒼。且云好生爲德。茲茲小醜。未忍不教而誅。是以禽合三驅。網開一面。稍寬生路。僅殲渠魁。若其怙惡不悛。毒伴蠶尾。聞言罔畏。狂甚蠃營。則平以之。蟲軍一至。戈矛所及。羽黨皆空矣。咄爾忝民。毋貽後悔。

● 薄命女傳

薄命女。姓桃名華。字息媯。薄命女其別號也。籍隸桃源。芳姿琢玉。寫出春魂者。番顏色。嬌分人面之紅。以故世人咸以紅顏目之。而薄命女亦自命不啻也。至於世系。初不可考。但知始祖幹。幹生條。條生粵。粵生華。是爲女。有一姊一妹。名桃葉桃根。析居於桃葉渡頭。論其色。則遠遜於華。而不及。然風流自賞。綽約可人。晉王子敬因納爲蓮室。賦長歌以揄揚之。迄今尙爲人傳誦。而女獨寂寂無聞也。唐景龍四年春。宴於桃花園。園爲薄命女之宅邸。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以褒譽薄命女之絕色。佳姿。始得藉藉。時譽。迨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傳奇後。播之歌。益爲世人青眼。乃有玉腰奴。灰翅使者。嗜花成癖。性既風流。情復癡癡。見女而傾心。時輕狎之。女一任其綢繆。不顧也。然而流水有情。每貽綴於輕薄。東風無主。誰相賞以風流。卽或文人好事。佳士品題。亦祇標艷蹟於人寰。寧得爲薄命女。孀寫其鬱抑哉。悲夫。

● 不倒翁說

不倒翁。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終生不倒。因以爲號焉。爲人和藹。有一團和氣之概。平生不慕榮利。不羨官爵。好優游。改與小兒訂莫逆交。云。諸兒以其媮媮。故亦終日偕遊。而絕不惡之。惟性奇特。

不好眠。人有呼之眠。必怒目曰。我年雖老。惟筋骨強健。精神抖擻。我終生不睡。絕不現疲態。不若今日青年之羸弱。不經摧折也。故舉其生未嘗作睡鄉遊。然小兒中之性噪者。亦竟惡之而與之絕交焉。奇哉。或謂予曰。不倒翁者小兒之劣友也。予怪而問之。彼曰。不倒翁持其和氣容顏。以毀羣兒好與之交。終日借游。而小兒讀書等正當之事。均棄之不顧。由此養成一般目不識丁之國民。若是其可稱益友乎。余曰。子獨不見夫政客中之不倒翁乎。其爲害尤甚焉。夫此不倒翁。不過荒小兒之讀書耳。若政客中之不倒翁。則奔走呼籲。爭奪地盤。不以國家爲己任。徒知利己政策。強索軍餉。以肥己囊。由是財部爲之恐慌。國庫由此告竭。以致債台高築。民脂日以剝削。況乎政客之不倒翁。非一二也。夫此不倒翁。倘小兒惡之。竟可與之絕交。彼亦付之一笑。若政客之不倒翁。則真所謂不倒者矣。彼任何苛酷。任何強權。卽公民羣起攻之。彼仍老臉依然。置之不問。永不退倒。或有倒於一時。而起於後日者焉。由此觀之。此不倒翁較之彼不倒翁。其相差亦不遠乎。予何獨惡與小兒交之不倒翁。而不惡政客之不倒翁乎。彼默默無以應。退而爲之記。

◎跑馬八股文

春郊賽馬。盛事也。夫以暮春之日。而跑馬與看跑馬者。各極其勝。謂非一時之盛時乎。且是歐風東被。

而賽馬之典。由來久矣。當此天氣三春。洋場十里。逞角逐於平原。決勝負於俄頃。駿哉馬也。快哉人也。而一般紅男綠女。亦和與馳驟於其間。跑馬乎。跑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今者春日。歲陽郊原如繡。賽馬之日。又至矣。於是上海之人。莫不興高彩烈。而相與告語曰。大跑馬。大跑馬。一春光其濺沱乎。麗日當空。惠風和暢。則跑馬之天也。一閱場其飲散矣。細草成茵。落花如舞。則跑馬之地也。一騁騶其開道路哉。或爲驥子焉。或爲龍文焉。八駿追風。而四蹄逐電。則與賽之馬也。一健兒其好身手哉。今之王良歟。今之伯樂歟。六轡在手。一塵不驚。則跑馬之人也。一最得意者。決勝於驪黃牝牡。而金錢百鎊入我囊來。則買跑馬票者之得彩焉。一獨難堪者。馳騁於大道康莊。而警笛一聲。捉將官裏。則坐馬達卡者之遭禍焉。一餘勇可賈。請看末日之跳浜。一繼起無慚。更有江灣之比賽。一噫嘻。盛矣。

足下解

近人修函通好。函中每用足下二字。以爲足下者。親近之義也。尊敬之謂也。顧考諸東方朔瑣語。晉文公縱火焚綿山。介之推抱樹而死。文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撫視其履曰。悲乎足下。是則足下二字之義。今人引以爲親敬者。其實大謬不然也。何以故。蓋文公之與之推。君臣之分。雖殊。之推得附於文公之足。得文公之眷念。若是始可引以爲幸。若朋友相交。義氣相投。已耳。初無尊卑之

分高下之別也。則足下之稱。豈非謬乎。以爲友之在我足下。我教習文。奔念之詞曰。足下足下。豈友已如介之推之焚死乎。卽不然。豈友宜伏我足下。始可謂親敬之體乎。如謂己之在友足下也。則我亦人耳。友亦人耳。豈我當墊處友人足下。是故由前之說爲侮友。由後之說爲鄙己。二者皆不可。奈何人皆習焉而不察耶。爰作足下解。

官場慾壑記

宦海之西。有大窟壑焉。以貪慾之一念所成。故名之曰慾壑。地當終南山徑。上接小洞天。下通無底潭。相傳地缺東南之時。山崩土陷。陵谷變遷。旬然已有此大壑。遠望無崖際。深入無止境。但覺杳杳冥冥。陰陰昧昧。殆天地之無盡藏也。壑之前爲貪泉。水濁而不清。污流萬里。下有寶藏。暮夜掘之。輒有所得。與泉相隔一衣帶水。是爲盜泉。綠林葱鬱。一望萑苻。二水通流。卽爲遁逃數。從此一瀾千里。沿沿滾滾。遂成浩淼巨浸之禍水矣。湖貪泉而入慾壑。口甚狹。曾不容身。鑽入久之。始豁然開朗。空闊無垠。如望太平洋一般。其深也。杳不知其所底止。約畧測其儲積。覺所謂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者。尙未能彷彿其萬一也。據林下父老言。是壑爲患。吾兒時已見之。每年多有剝地皮以填於此者。不管恆河沙數。無如壑中善於容納。如泰山之不擇土壤。如江海之吸受川流。多不見多少。不嫌少。大有囊括四

海并吞入荒之勢。故凡思境慾擊者。正如冤禽銜石。徒勞虛望而已。嗚呼。聽老者言。慾擊之難滿如是。豈異天造地設。以留世人。缺憾耶。不然。何至今之遺禍。尙未已也。吾聞擊中金銀錢粟。多至不可紀。極而所以未滿者。則因此停入而彼悖出。如注酒漏卮。養魚斂筭。絕無充溢之時。此慾擊之所以難。寡也。悲夫。

窮鬼上財神書

玄壇趙大元帥麾下。某以一介寒微。半生潦倒。飢思乞食。悲託鉢之無門。苦至茹荼。歎指園之乏友。素聞大元帥名鎮銅山。殿司金穴。倚青泉分一勺。略蘇涸轍之魚。自當禮備三牲。甘作啣環之雀。近探儲蓄彩票。繼續有效。伏乞默運神通。暗施手段。俾某錦標快奪。面團團可作富翁。衽席水登。氣昂昂免爲餓鬼。則某有生之年。皆公無量之德。想大元帥體恤下情。定俯如所請也。用特千冒尊嚴。含哀上達。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窮鬼某誠惶誠恐頓首上言。

財神諭窮鬼文

書閱爾所陳一切。礙難照準。查爾一生福命。應入餓鬼道中。加以生就一副窮相。練就一副窮骨。雖欲不窮。安得而不窮。而况爾之致窮有因。首在咬文嚼字。滿口之乎者也。劈頭詩賦文章。酸氣侵尋。令人

望而卻步。尊容迂腐。使我亦不欲觀。是以所如輒阻。不遇而窮。爾不見夫世之擁巨貨者。孰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乎。目雖不識之。無算質精於推步。以視爾之獸頭獸腦。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彩票一事。非本元帥所管轄。乃從外洋聘來之大財神。爲昔年主管呂宋票者。本元帥尙歸其駁骨。無益爾命不應有。即使爾命應有。本元帥亦不能爲爾贊助。況此種財運。雖得一時享受。異日仍無結局。本元帥名爲財神。卽己之子孫。窮到盡頭。尙難設法。爾窮鬼更可想矣。爾當安分守己。毋生妄念。特此諭令知之。

☵ 撲克卦

撲克凶。無攸利。

象曰。撲克。賭具也。打之可傾家。撲克之遺害大矣哉。

象曰。手談維新。撲克。君子以利遠害弗打。

初六。專心打日沈溺其內。

象曰。賭博。雖爲遊戲也。往入其類。自陷於阱也。

六二。撲克癡成吝。

象曰。撲克癡成。不可救藥也。

六三。詭其謀。錯其算。既謀且算。鬼所有。

象曰。鬼陰謀。暗算。賄鬼似之。非人也。

六四。揆克辯深。婦子嘻嘻。家人嗃嗃。終吝。

象曰。婦子嘻嘻。家產蕩也。家人嗃嗃。受其害也。

六五。揆克餘孽。家以凶。衆以怨。

象曰。揆克孽。既損人。不利己。故凶於家。怨於衆也。

上六。禁揆克吉。

象曰。揆克之禁。期弭害也。

衆鬼請求城隍立省憲呈文

爲地獄專制。艱苦莫名。乞恩舉行省憲。以恤冤魂。而維陰政事。竊鬼等自魂歸地府。慘庇治下。又謂生前東縛。慘被剝喪。民權。或者死後逍遙。得享自由。幸福。詎料歸陰以後。卽拘留於黑暗囚籠。入省之初。復困頓在黃昏時候。慘無天日。饒有陰風。加以狐假虎威。牛頭馬面。鈎魂攝魄。索錠敲銀。無論男女老幼。小舉凡十八層地獄。與夫枉死城中。靡不怨氣瀰天。哭聲震地。共和假面具。夫人而知之。鬼也何辜。而

乃凌虐至。至伏乞省城。隱以立憲爲心。以恤鬼爲主。速佈舉行立憲之要旨。訂定實行立憲之時期。而浮威之惡習。誓必一律剷除。鬼等爲保護陰曹。愛惜鬼國起見。披肝瀝膽。公叩殿前。伏乞恩准施行。實爲公德兩便。鬼月日衆鬼魂謹呈。

帝堯控孟子案

帝堯陶唐氏。延臯陶氏大律師。以孟軻指摘事實。公然侮辱其天潢嗣子。援據中國新刑律妨害名譽罪第三百六十條。控告之於京師高等檢察廳。庭訊日。人山人海。咸來參觀。左右旁聽席。至無從插足。先據臯陶氏陳訴事實云。被告之書七篇。其言原告讓天下於帝舜事。不止一次。就中最謬者。據云原告之子丹朱不肖。故原告之天下。不傳子而傳舜。實則於事實上固絕無其事。請將被告懲罰。問官且不待被告聲辯。先駁詰其主張曰。該原告以天下讓舜。歷史具在。婦孺咸知。今乃謂被告誣謗。豈別有證據乎。臯陶氏疾聲應曰。有。乃立即由袖中出被告書。背誦其中間一句云。帝使其子九男事之。誦已。復起言曰。此言出自被告之口。可見贗案如山。毫無虛僞。堂上試思。原告既有嗣子九人。則丹朱雖或不肖。尙有其餘子八人在。豈八人亦皆不肖。而無一可傳其位者。乃必偏心以傳之坦腹東床耶。被告孟軻。固素有好辯名。此時並不別延律師。急自行辯護。聲辯曰。某書中所謂九男者。絕非九個人。

之謂。乃謂原告之子名阿九者耳。非謂其有子九人也。官問此言更有何證據。被告乃曰。原告之子原名阿九。字丹朱。蓋取九轉丹成之義也。於是官論未終。而堂上堂下。問官律師。及黑魃魃擠滿一屋子之旁聽席客。均笑作一團。闕堂而散。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

稟。婚嫁陋俗。大礙自由。乞切實禁革。以維女權。竊吾鄉女子出閣。怪象固多。新婦過門。燒豬尤重。禮俗來往。本好事之所爲。藉判貞淫。乃解人之強作。遠稽古籍。近效歐風。婚儀無此明文。蠻例遂爲僞。見賤夫作歸。循是褻心。習俗移人。是真惡劇。夫國家律例。弗設專條。闕關英雄。不拘小德。眼孔豈宜大小。而反尤要包容。且蕭牆之隱患。一坐。柘席之危機。徧伏。其或妻言誤聽。蠅玷妄加。既無却扇之情。遂伴回爐之貨。蛇影遺息。幾同問過於盲。雀角啓爭。遂致當堂出醜。閨房曖昧。即有錢難買證人。鄰里沸騰。恐無頭紙。成公案。妄攬考卷之號。慘蒙不白之冤。可憐弱質。甚或愛憎類易。借勞吹求。擗播已窮。借類。恐塞。補人私德。快已陰謀。煽平地之風波。等親家於陌路。有甚求全之毀。是真無恥之尤。顧此混絕良心。借房少致。太璞豈堪問世。無瑕不易辱人。但念女權墮落。纔出生天。俗例嚴苛。官習餘地。方今時代。雖買易亦講自由。好事託請。責備豈宜太甚。雌風苟競。小節奚拘。矧婁豬爲淫奔之稱。臭豬亦賤媼。

之號。借以爲歸。實不聘。而其利於男子之專制。侵及他人之自由。尤非文明之正軌也。伏乞循諭。鄉愚禁男家。離虛文。既革惡念。全消從此內外平權。共樂男家女室。便宜行事。無非王道人情。切候鈞批。曷勝私祝。謹稟。

借債專門學校簡章

(一) 定名 本校之館。專爲養成借債人才。故定名借債專門學校。

(二) 宗旨 本校以教練人才。將來能借債中飽爲宗旨。

(三) 資格 敗家子弟。一紙房屋地契。能值五六處者。或有當票值少而當多者。均爲合格。

(四) 入校 入校者。須有銀行跑街二人之介紹。

(五) 課程 課分門額。如借債專門學。押抵搜羅法。回扣例說。財產比量學。當頭提徑。

賴債訣。

(六) 學費 合校經費。及各生學費。統由本校籌墊。惟須以各生本身作押。俟任事後。以所得回扣。勻

積歸還。以便取贖本身之自由。

(七) 校址 上海空心街窮巷。門牌不列號。

◎賣國會章程

緣起

夫今日之中國者不患經濟空匱。實患賣國者之缺乏也。以龐大無垠之土地。竟置爲無用。不思爲守藏計。亦當急急爲營業計。甘任中國貧乏。政客窮極。豈不惜哉。乃尙有無識者。出而干涉。輿論紛紛。日無上學。華商大不敬之舉。觀。尙可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聖人不云乎。有土此有財。奈何中國以二萬萬方里之大土。而竟無財耶。此實無識者爲之障礙也。故同人等不避辛勤。倡立是會。專爲個人私產計。因述其緣起如此。章程列後。

(一) 本會以割賣中國。私結鄰好爲宗旨。

(二) 本會請最擅賣國。□□□爲正會長。

(三) 凡有手段秘密。熟悉地勢。而願入本會者。本會承認爲會員。

(四) 無論交易大小。賣國至三次以上者。公舉爲副會長。

(五) 會員於三年以內。未曾有一次交易成就。或無一次介紹成就者。斥出本會。

(六) 已經賣出之收入金。半歸會長。半與經手會員爲酬勞金。

(一) 電報鐵路已通。以及商業繁盛之區。價比尋常加倍。

(二) 凡有精密地圖。顯出買者。本會不惜重金。購作本會標本。惟需關係重要。調查確實。

(三) 本會所買土地。成事極其靈敏。常立斷賣契約。倘有旁人干涉。均歸本會承管。與買主無涉。

(四) 會所暫設□□省。

(五) 本會只此一家。並無分出。招徠生意。強弱無欺。惟既不賒欠。貨價不合。包退還換。

申江新禽言

提壺。沽不沽。壺中之毒物多。沽者欲沽反糊塗。小往大來樂婆娑。獎券名目多。財翁高聲呼。君不見。負担販卒小車夫。終朝南北勞奔波。傾囊一擲胡爲乎。妻啼兒號論肯扶。提壺。沽不沽。

蓋蓋。鴉。隨。隨。黃梅時節陣雨多。高原水漲四五尺。低田汪洋盡成河。村農枉辛苦。愁眉蹙雙蛾。四郊多。鳥。感。逝。波。今年荒歉待如何。隔宿餘粒數珍珠。俾更一紙又催科。蓋蓋。鴉。隨。隨。

秦吉了。情急了。斗米千錢倍更倍。舉家何以慰老小。今朝憫憫出門去。拔飯微環供一飽。秦管乞糴自古有。東鄰爭道蛙蟲好。吾民何辜遭顛沛。俯視四野多餓殍。秦吉了。情急了。

姑惡姑惡。小姑更比大姑惡。蓮花方欲出火坑。蓮地又關都俱樂。狎客不來鴛母怒。夜深偷向燈底哭。

大姑見了望望去。小姑見了反輻薄。含情欲說不敢說。脂粉原來是地獄。姑惡姑惡。

第二編 小說海

愛國女兒

徐氏女。佚其名。父徐某。金陵富賈也。生性高卓。幼矢不嫁主義。父以其齒稚。不甚辨人事。輒笑而應之。年十五。受父命。肄業滙濱某女校。入校後。發憤忘食。試每輒列前茅。國文教員方某。因善之。一日。方某召問之曰。吾聞子堅持不嫁主義。有之乎。女曰。然。方某曰。子亦曾讀隨有光貞女論乎。其言曰。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經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子之不嫁。得無賴是。余竊爲子不取也。言甫竟。徐氏女嗚咽不可仰。聲漸而言曰。師言良是。第學生素志不可移。非真不欲嫁也。獨願嫁吾最親愛之祖國已耳。慨自歐化東漸。一般青年。假自由之名。而行罪大惡極之實者。不一而足。余惡之久矣。余生不幸。作此纖纖女兒身。既無自假得斧柯。薄盡一班惡習慣。又以國事艱難。有加無已。不能燕燕烈烈。戰勝人羣。恨天不生我爲男兒。而生我爲女子。不生我於歐西。而生我於中國。不生我於中國強盛之日。而生我於中國衰弱之時。是生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雖然。生我爲女子。生我於衰弱國。我苟不自認爲女子。則我亦何嘗不可爲丈夫之所爲。我心有國。我生可無夫矣。是生之堅持。

不嫁者。固欲自謬爲男子。而相期救國者也。言已。方某喟然嘆曰。子巾幗丈夫。信非余所逆料。幸好自爲之。勿令他人笑汝拙也。

尺波易謝。電華不留。徐氏女畢業還鄉矣。不揣才名。驟動閩里。求婚者踵相接。其父固未知鴻鵠志也。雖青錢萬貫。而卒許女兒於鄰里之吳姓。女聞之。默不一言。誦父也。天只不諒人。只句。惟是午夜思量。淚痕洗面而已。

一日晨餐畢。女人告母。擬往訪方師於其家。母頷之。乃造方宅。入門相見。舉卽覲泣。不可仰。方師撫慰者再。問何事傷心至此。女嗚咽告以故。方亦爲之悽然。既而曰。父母之命不可違。生平之志不可負。女士誠可憐哉。雖然。女士今後之方針又何在。不妨爲吾道也。女曰。無他。生急欲致吾身於國家已耳。方師曰。請言其目。女曰。方今倭人以亡國之條件相要挾。國內志士無不欲背城一借者。生不才。欲改頭換面。投効義軍可乎。方師曰。善。大哉若志。吾甚望女士之有志竟成也。女問言益決。遂匆匆別師去。別師後。女又卽日赴舅氏家。以他故假旅資數十番。舅氏以女夙誠篤。不之疑。女既得資。乃草草整裝。不日卽搭津浦車以北上。

月圓常缺。好事多磨。徐翁以愛女信宿未歸。親自探消息於方宅。方實告之。徐父焦灼甚。度愛女此去。

必先入津。乃亟購津浦路票。沿途跟蹤密訪。不數日。果追及女於津浦埠某旅邸。相見而下。徐父以憂憤之餘。痛斥之。迫還。女不得已。怙他隨父歸。於是而女士之希望絕。女士之生死。蒼蒼者誠惡作劇哉。

女自爲乃父追跡後。整處深閨。日不安食。夜不安寢。者月餘。積毀銷骨。至咯血數斗。自維呼籲無門。生不如死。今雖不能救國。而料可貫徹我不嫁主義矣。一夜精神尤愆。重以闕飢。自度赴玉樓不遠。乃強起作一絕命書。詔枕畔曰。

不祥女徐氏。我生不辰。目睹吾國衰頹之象。上下兼沓之形。舉世間惡濁男子。大都利欲迷其靈。醉夢鋼其生。求一稍稍關心國事者。此廿餘省四億同胞。什伯中幾并無一二。竊不自量。頗欲留此清白之身。視吾國爲家。嫁吾國爲夫。庶幾「世界羅肩半巾巾。中原兒女有英雄」。區區此心。既自勵亦自豪也。不幸昊天不弔。素願總違。百折千磨。實志以沒。則不祥如余。死已晚矣。雖然。某辱國一女兒。而猶得正首邱之壞土。亦幸矣。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徐氏不祥女絕筆。

書畢。一縷快魂。已返歸奈何天上。迄今宿草萋萋。而墓木又拱矣。

瘋癲強盜

者皆寂寂。夜雨淅淅。游子天涯。居斗室。擁殘書。一燈黯然。濃綠如豆。此情此景。寂寂甚矣。無已。其展臥具。擁孤衾。姑作歸夢。一枕黑甜。射然如小死。

前與正德同遊。八殺人之一片壁浪。直達耳鼓。倏然驚醒。自榻上躍起。猝問曰。誰殺人。誰殺人。道旗之容。見余怪狀。卒罔然失笑。

余乃摩挲倦目。徐徐四顧。見日光映窗。紙上慘澹可憐。孔孔俱作魚肚白色。觀時計表針。已指十一時五分。諸客環坐。室外寂然無聲。

急披衣出戶。趨詢其故。一客曰。今日午後。此地殺人。問何案。曰。劫案。余思此犯惡不畏法。作此斷頭噩血事。其狀必凶。猛可畏。其軀體必魁梧可觀。客邸無聊。易弗一往觀。

午餐已罷。乘車出。見夫紅男綠女。爭道而馳。相語曰。殺人殺人。舉國若狂。似以殺人為奇妙之劇者。嗟乎。燈燭人同具。寧一經割。斯血肉皆成奇觀。且彼人身受者。曩固亦含哺自由。疑世界為有情之宇。而乃一觸字網。則立飲白刃以去。故知人生世上。運命至為險。曩苟失其自由者。人命且殘於城多。致足悲也。

六幾。見衣側服而過者數十人。警察士也。革履軍裝。續續而過者。憲兵隊也。已而肩勳章。跨怒馬。飛輪

而過者。執法兵官也。小隊數排。趕趕前導。遮欄擁護。接踵而來。藍呢輿中。儼然作官樣者。邑之知事也。於擁於文武之間。以兩僮兒肩一大竹筐。緊隨一警察長。手新式快槍。高擎過額。作欲殺狀。則盜犯居其內也。壯哉聲勢。赫赫威武。吾今而後知官吏之貴焉。

電報以馳。擁至斷頭臺時。則見一人者。以竹籠籠盜犯之頭。兩人各縛其一手於竹格。又兩人各捺令全體坐之。地盤。一試。窺其狀。作飢鷹欲下勢。而又惟恐其射不命中者。意若曰。吾之神技。雖由著穿楊。絕消貫豎。不是過者。一洞那間。砲聲隆隆。槍聲拍拍。人聲驚懼。然鼓聲淵淵。然正轟轟烈烈之頃。雖盜犯之身。曾未異處。而已子彈。胸懷血模糊矣。

於時觀者又交相告白。此犯誠雄健哉。臨刑時。神色不變。且言我肢體殘缺。不良於行。視人間世。已了無生趣。今若此得死所矣。還我二十年。再來此斷頭臺。與公等相見。壯哉此癩子也。余至是。始恍然此所殺之盜。乃爲一癩盜。

嗚呼。世之盛也。剛強勇健之氣。在士夫。爭節義。死忠孝。血染白河。爲天地光。下屬者。但知保身家。願性命而已。世之衰也。剛強勇健之氣。在宵小。仁財貪。羅國法。血肉狼藉。至死不悔。上焉者。但知貪富貴。保首領而已。今之下等社會。如癩盜者。固不之人求之上等社會中。殺身成仁。不畏鼎鑊者。其庸有幾。良

哉。

◎可憐母子

夜深矣。時已四鼓。六街俱寂。惟花廳狂吠。與村中稿杵聲。雜於耳間。此外無所聞。斯時一敗垣頹壁之破廟中。一盞油燈。忽明忽滅。有老嫗與一童子。愁容滿面。對坐飲泣。時在新秋。林間草際。蟲聲四起。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一若爲二人含悲者。噫。此二人者。非余書中可憐之母子乎。

朱兒。吳縣人家。甚貧。其母一盲嫗。室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乞食度日。朱兒約十餘歲。衣衫襤褸。面目枯焦。時行乞於玄廟觀前。嘶聲呼救。且言母子二人。同落難中。往來人憐憫之。與以錢。朱兒得錢。必購食物。歸以奉母。蓋朱兒誠一孝子也。

初朱兒父業工匠。每日工作。得資以贍其家。一月無暇。後其父病故。遺母子相依爲命。母爲人洗濯縫紉。稍得微資。以助日用。雖衣食已自不敷。猶爲朱兒勉籌學費。入學讀書。無何母又忽得日疾。不能作事。於是每日入不敷出。仰屋興嗟。不得已將舊置衣服器具。售去。聊爲割肉補瘡之計。日復一日。漸致室如懸磬。母子乃相對飲泣。幾於束手待斃。朱兒始行乞於市。而與母寄宿破廟中。廟內窗戶破壞。不能蔽風雨。天時冬氣嚴寒。冷透骨。朱兒年力強壯。尙能耐受。母則病軀孱弱。實不能勝。不數日。一息

淹淹勢更沈重。朱兒乞食之餘。傷感萬端。泣不能仰。

一日天氣陰晦。風雪並至。街上行人稀少。朱兒頭料赤脚。忍寒耐飢。奔走風雪中。自朝至暮。分文未獲。腹中甚飢。因知母亦餓矣。身上甚冷。因知母亦寒矣。況念母在病中。不凍死。恐致餓死。不禁淚流滿面。仰首呼天。力竭聲嘶。悲苦不可言喻。後竟身不自主。仆地暈去。

時有一中年婦人。見而憐之。扶之起。飲以熱水。朱兒始漸蘇。見婦人容貌和霽。言語慈悲。又與以錢。朱兒感激萬分。婦人問其故。朱兒淚奪眶出。悉詳告之。婦人亦爲之陪淚不置。

朱兒既得錢。喜不自禁。急購食物。飛奔而回。詎母已長眠破廟中。全無聲息。近視之。體僵如冰。不知於何時溘斃矣。遂踣踊大哭。村人感其孝。代爲築資棺殮。瘞於村之東郊。事畢。朱兒忽失蹤。不知所之。

光陰倏忽。冬去春來。又屆清明掃墓時矣。東郊十里草薨烟荒。青塚纍纍。慘象令人酸鼻。一兒童自松林中來。手執冥錢一束。蓬首垢面。衣破衣面。帶菜色。至塚前頓足而號。淚如湧泉。大呼母親者。再復。敢其慘白之唇。向塚中人泣曰。嗟乎我母。兒命實苦。兒年十歲。慈父見背。今母又棄兒而去。然兒自問寸心未嘗獲罪於天。乃竟罹此慘痛。天之待人亦太酷矣。今兒無家可歸。無親可依。兒之生趣已絕。與其偷生在世。不如一死。伴母九泉。乃焚手中之錢於塚畔。復跪泣曰。兒死之後。即可與母相見。樂何如之。

母乞少待。兒即來矣。言已。拾步至綠水潭邊。變身一躍。頃刻與清流俱逝。時鳥雀驚飛。天堆爲愁。狂風驟起。激松柏作怒號聲。野桃之花。爲風吹落。片片紅於血淚。嗚呼慘矣。

◎邪途失足

王炳之在利生公司做書記。已五六年了。平時做事。很耐勤勞。人亦和藹可親。所以公司中上下的人。都很願意和他親近。每日公事完畢。也不出外閒逛。總是埋著頭在公司中書記室內。若看書。閱閱報。每月的薪水。除寄與家中二十元家用外。其餘大半都花費在書報之中。因此他的學識。也就增進了許多。公司中的總理。見他如此。很是器重。並常常在別人面前。表揚他是一個樸實的青年。在近時不良社會上。居然博到這種美名。真是很不易的。誰知他後來的行徑。竟與總理所稱贊他的話。大爲相反。

公司中另有一個職員。姓許。名振武。他是富家之子。乃一個董事的令郎。與王炳之很是相得。常常跑到他書記室中。和他談天。坐了下來之後。不是說昨天那一家戲好。就是說昨天叫的那一個倌人。如何美貌。如何會應酬客人。滿口津津有味。炳之起初聽了他這些話。很覺厭煩。要想拒絕。他不許亂談。怎奈他是公司中董事的兒子。不使得罪。祇好由他去說。不聽就是。後來漸漸的聽慣了。也就不以爲

奇索性由着他信口開河。落得飽耳福。

常言道。近硃者赤。近墨者黑。炳之既常常聽振武說得天花亂墜。心中不免有些暗暗的羨慕他。每在夜靜之時。他一個人睡在床上。每想振武的年紀。和自己彷彿學識尙遠及自己。不來。他也是人家的兒子。何以命運如此好。我也是人家的兒子。竟斷乎及不來他。老天未免有些厚於彼而薄於此了。可恨我沒有家財。不能像他那般的嫖賭揮霍。我若是投生在他家。做了兒子。豈不是和他一樣。終日裏搖搖擺擺。顧盼自豪。吃大菜。逛窯子。看夜戲。跑汽車。還怕有甚不如願嗎。一個人胡思亂想。竟將他的素志。漸漸完全拋棄。換了個人。比得了傳染病。還要迅速。

有一天公事完畢。振武又到他書記室來。開口便對他說道。今天我在福裕里憐紅處請客。你可能破例賞個光嗎。炳之聽見請他去吃花酒。不由心中一陣亂跳。要想回他不去。又恐錯過機會。并怕他心上不快。若是直截答應他去。又恐他有意前來相試。因爲自己是規矩出名。窯子門宣言過不進的人。故此吞吞吐吐。支吾了好半天。終沒有答應着他。禁不起振武作揖打躬。一定要他同去。方纔決計開戒。嘆這一去可就壞了。

隔不多時。炳之性情大變。二十元的家用。已取消不寄了。書報也脫離關係了。甚至禮拜六晚間出去。

索性竟宿在外面。禮拜那一天，更不消說得。自然是越發出去辦事的心就亂了。每天抄錄文件，錯字百出。大非昔比。平時稱贊他的總理，覺得他忽然改了常度，很是詫異。後來細細調查，纔知他入於統籌子弟於漩渦中，不免申斥了他一番，叫他以後不可如此。須知道你是個窮書記，斷不能學振武那一般揮霍如度。他聽了總理的評，竟如風吹馬耳，仍一往直前的趨入邪途。總理雖是愛他的，然而因為他常常曠職，有礙公司中營業，實在不能留他，遂寫了一封信，辭退他的書記職務，並勸他早早回籍。他接了這封信，如同天空起了一個霹靂，始將他的迷夢震醒。但懊悔已是來不及了。更可歎的是那一班酒肉朋友，不知如何竟個個對著他冷落起來，把從前的交情，竟拋棄到爪哇國中去哩。心想回家，官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以致近來竟淪入卑田院內，做煉習生而去。唉，可惜可歎，世界上的做人，真正可險啊。

歡場覺悟

陳念二不知其何籍人。父曾作官，常饒於資。念二常作狹邪游，揮金似土。所識之妓，歷一年而意不稍衰。會父死，不得出，乃函囑此妓，母接他客。虞旬後，念二約堪與，伴爲父覓葬地。素衣白冠，囊金乘輿，夜抵妓所。妓喜，綢繆備至。念二故有母，家訓極嚴，以其子素揮霍，勒資不令浪用，妻悍而性敏，數以母

命賁念二畏之若猛虎。故意嫁向妓。而無術量。殊恒鬱鬱不已。妓亦悉念二隱。不能爲己脫籍。卽能之。而大婦既悍。二女不可同房。顧念二雖不能以家產供虛耗。與零星典質。或向戚友借貸。百計出金錢。以博妓歡。妓前幾約計。所獲念二賁殊不菲。以是竭力逢迎。曲盡嫵媚之技。妓年十八名紅玉。貌中人而風趣絕佳。善談。有口才。滔滔清辯。肆應不窮。念二本執笏子。焉得不隨其術中。一日念二譏客。酒闌。席散。滅燭留髡。念二喆然曰。卿誠可人。某非薄倖。顧妻悍母嚴。阻力殊大。經濟運動。不得曲如我意。今已矣。卿前程錦片。不妨別事新人。勿以我爲念也。妓亦泣曰。好事多磨。君其勉之。苟吾兩人志堅金石。當必有濟。自今以後。所不與君同心並命者。有如白水。念二聞言。狂喜曰。卿此言確乎。我當竭力籌之。遂欣然別妓返。

翌晚友人春別院設宴。念二在座。告妓曰。治矣。母也。天只不諒人。益以悍妻之毒計。鎖吾於室。不令外出。今夕乘隙而來。將再與卿一叙。此後恐不可復見矣。余家榻畔。尙有白金二百。可以贈卿。以爲母妻所悉。乃致不果。明日余當遣伴送之來。以作他日紀念也。妓聞而愀然。既而自矢曰。君果以妾之故。爲母妻所閉錮。妾亦無意人世。君惠白金。妾不欲生得。甘以死受。厚幣交來之際。卽花顏揉碎之時。三尺桐棺。一抔黃土。君覓妾於白楊衰草間可耳。言罷。哭不成聲。滿座爲之惻然。念二作色曰。卿果能以

一死報知己。吾願與卿偕死。蛛蟻。鴛鴦。請在座諸君爲我二人圖之。感不朽矣。遂在榻上取阿芙蓉。盃淋漓傾出。分作二杯。座中客恐弄假成真。相將力勸始已。念二則攜妓回院。友人暗隨之。以前事告。妓抵院。先唧唧與鴛鴦。繼復與念二切切細語。念二命傭婦買鴉片一小盒。逮至。又欲傾向杯中。效念急之曰。毋須。盃中有烟。一盆各食其半。不已多乎。念二然之。抱持大哭。須臾。妓自語曰。妾先飲。可以先死。君繼之。冀君可送我終也。言畢。以烟傾入口內。念二亦欲下咽。鴛母奔入。急奪去之。厲聲曰。客奈何若此。余區區娼家。不能招此人命。實案也。念二曰。妓已先我吸之矣。吾何能背約。恐令獨死。正言間。妓已倒地。絕大喚。令人速以藥水灌救。而念二觀妓如此。急再覓烟欲吸。鴛母復奪之。使人催與送之。歸。妓自念二去。即霍然起。蓋所服者本益母膏。翌夕。照常出局。念二意妓已死。次朝。急密令僕人以白金二百。爲妓身後之費。僕人袖金返。以此妓未死告。念二猶不信。親訪之。始知良確。自是覺悟焉。

◎ 聲女趣史

我是一個聾子。別人說的話。有一半聽不出。所以人家不肯與我交談。一個人真是昏悶。隔壁張家阿姊。在女學堂內讀書。現在要放學了。我去尋他頑耍頑耍。來了。來了。喂。姊姊。可是放學了。今朝學堂裏做些什麼功課。

雙姊。今朝是考地理。

地。栗。敢。地。栗。學。堂。裏。的。學。生。可。是。個。個。沒。有。牙。齒。吃。地。栗。嚼。他。不。爛。故。此。要。敲。

唉。可。憐。可。憐。我。們。中。國。女。子。連。地。理。兩。個。字。全。然。不。曉。怎。麼。把。他。認。做。學。齊。待。我。來。告。訴。你。地。理。乃。是。一。種。科。學。

呀。地。栗。是。一。種。苦。藥。到。學。堂。裏。去。讀。書。爲。甚。吃。苦。藥。呢。奇。怪。極。了。

唉。地。理。是。講。的。地。球。

噢。地。栗。會。扛。皮。球。真。好。奇。怪。

地。理。是。講。一。個。一。個。的。國。度。呀。

唉。原。來。這。地。栗。有。一。個。一。個。殼。纏。乾。的。怪。不。得。會。扛。皮。球。

唉。我。說。的。地。理。是。有。大。大。小。小。一。個。一。個。圖。的。

唔。地。栗。自。然。有。大。的。小。的。大。的。賣。十。個。錢。一。串。小。的。賣。五。個。錢。一。串。

真。其。要。命。你。越。纏。越。錯。了。我。說。的。是。先。生。教。的。地。理。不。是。吃。的。地。栗。

如。今。我。明。白。了。是。地。理。不。是。地。栗。

對了對了。

那個教地理的先生。可是沈瞎子。這是張鐵口。我平常看見城門口貼的招帖。什麼三元地理呀。陰勝地理呀。你先生教的是那一種。

唉。吹越纏。到不了。可憐我們中國沒有聲替學堂。所以連地理二字。這樣解不出來。若在外國。早使此種人入學堂讀書。何至如此。如今沒有別的法兒。且待我帶你回家。細細的解與你聽。噲。噲。你跟我來。

第二編 董狐筆

● 麒麟負女記

郭麒麟。北直人。長身玉立。貌姣好。如糜子。精拳棒。工內術。尤善飛彈。四方無不仰之。在汴。有爲顯者。寶珍物。赴燕京。郭恃其技。隻身就道。經某山。怪石奇巖。仄徑崎嶇。勢險甚。郭疑有盜匪出。因加意衛備。焉。俄覺身後步履聲甚急。回視之一妙齡女郎也。郭欺其弱。倚弓而待。稍近。飛一彈。女以刃格之。彈鏗然墮地。郭駭。連發二彈。均未命中。大懼。急返奔。女躍之。生擒焉。郭自度必死。而女愛其貌。相與燕好。越

數日。郭以期促不敢延。請去。女謂之曰。君去。妾不敢留。惟有以囑君者。幸垂聽焉。過此有一山。吾妹實守之。妹藝非君敵。幸弗傷之。越山。又有一嶺。吾姊居焉。姊足跋。然萬人敵。非君所能當。以妾之事。哀之。當得脫。去此而往。蓋大道康莊。直抵燕京。事竣而後。如不以妾爲鄙陋者。同居山林。妾之願也。郭唯唯。遂別去。無何。抵一山。一小女子當道。郭乘一時之氣。忽忘女言。發一彈。豈不能當。洞腹而死。遂急走。有頃。又抵一山。果見一中年婦。跛一足。扶杖而至。呼曰。孀子何能。乃越兩山。郭請其無能。女言特愚我耳。乃應之曰。兩山之寇。盡傷於此弓。孀子有知。速讓道。婦聞言。大怒。持杖奔郭。郭發彈擊之不中。連發數四。俱爲婦所得。大驚。藥物而走。索聞海門。有楊某者。仗義疎財。好交結。與之遊者。悉通逃客。遂往投之。抵海門。遙見肆中有一孩。方自樓墮下。郭縱步而至。以掌承孩。時楊適經肆前。亦以掌承。而已在郭掌下。郭回首。知爲楊。亟釋孩。拜之。楊仰其勇。與之語。大悅。邀至家。率子姪拜之。郭遂居楊家爲學師。楊本無賴。里人悉懼之。自得郭。益恣橫。楊之甥。藝劣而驕。嫉郭能。謂於楊。楊自是漸惡郭。會楊與郭往蘇州。時當道知楊暴。持楊置之獄。郭遂星夜奔海門。取銀物。復到蘇。爲之賂上下。得免於禍。楊威之。置酒爲壽。席間。郭戲謂楊曰。當某返海門。已夜闌。未叩閣而入。見君家三姨。方袒褐而臥。楊甥聞之。謂楊曰。勇以堂堂丈夫。而三姨爲人污。不知報反。引爲知己。能不爲人笑耶。楊大恨。思殺之。而苦藝不敵。乃設

研置石灰。和以水。飲郭酒使醉。陷之於其中。使壯夫十餘輩守之。郭反覆飛騰。卒不得出。遂斃。

●人間仙緣記

有孫菊山者。魯人也。廣交遊。性豪放不羈。每懷負負。一日。曠赴友人宴。飲畢獨歸。途過一毀敗之廟。廟前偃息一道士。形容憔悴。呻楚欲絕。孫行足俯視。爲之惻然心動。凝思久之。遂疾足旋家。遣兩僕伴。至故處。見道士尚在。卽令舁之歸。僕嫌其形穢。意甚不願。然既承主人命。不得不遵。姑勉語之。及半途。突覺直倍於前。雖心懷驚懼。未敢明辭。乃竭力前行。方至門首。不期轟然一聲。響若垣頹。壁倒。訝視之。道士深陷泥內。已尺許。口目悉張。絕不少氣。孫大驚。疑僕有意棄諸地。因痛責之曰。本以施救。乃擲至將斃。汝等草菅人命。罪在不宥。盛氣之下。方欲鞭撻。道士忽從泥中撐扎而起。作困憊聲曰。一場好窟窟。全賴此土窟。回首見孫曰。僕等非有意。救之可也。孫見道士起。怒乃解。趨前慰問。曾受損否。道士曰。貧道之軀。堅勝鐵石。稍觸之。庶何傷。孫大異之。卽邀請入室。爲之更衣沐浴。設筵以待。因叩問姓名。道士曰。貧道飄遊四方。萍踪無定。本不欲留名於世。然蒙相愛甚深。乞呼緣外道人。則受賜多矣。孫敬諾。乃與之作促膝談。酣醉迄夜半。始興盡而罷。遂備榻與道士臥。越日。家人齊起。獨道士未見。以爲尙在。黑甜。僕偶起入視。則人跡杳如黃鶴。驚出告孫。孫亦異之。方紛紜問。見道士飄然而入。衆益驚異。歎

爲絕技。孫由是益知道士非常人。卽趨前叩拜。願執弟子禮。俯仰之頃。道士又失所在。孫更欽羨。備至。渴涉門外。見道士徘徊路隅。不覺喜極。趨步追隨。孫言慕道之誠。道士囁嚅而言曰。貧道本與君有仙緣。奈以耳目繁多。不克宣洩。故暫爲避匿。今事請矣。請於三日後。摒擋諸事。勿戀戀於紅塵之間。當有仙騎來送。勿懼也。孫稽首稱謝未已。而道士又亡去。孫歸。乃息心以待。至期。果有一狻猊搖尾入門。遂與妻子言。將仙去。母子涕泣不捨。孫竭力撫慰。且告日後當親來相度。乃躍登騎上。向衆拱揖。但見祥雲繚繞。立卽昇空。冉冉而沒。

●手帕定情記

申守德。浙之嘉興籍。年纔弱冠。倜儻不羈。肄業省立某中學。高材生也。故同學皆敬仰之。一日適值星期。午後。獨坐校中。無聊時甚。遂散步於西湖公園。甫進園門。瞥見一女士。小立於花陰之下。體態箇條。十姿綽約。時正春初。衣淡紅之鮮衣。著高根之革履。一望而知爲女學生。守德見之。不覺神爲之移。有與女士出花陰。珊珊而去。遺一帕於花茵之上。守德瞥見。疾趨拾之。時女士已小坐於亭中。守德乃慎重交還。女士稱謝者再。請守德坐於對面椅上。其時亭中無閒人。四目對射。脈脈含情。而女士絕無羞澀之態。見守德手神瀟灑。度亦學界中人。因輕啟櫻唇。累累詢守德姓名籍貫。守德一一告之。及日歸。

嶮巖二人始徐徐出亭。名道珍重而別。自是每遇暇日。公園亭中時見一雙倩影。私語唱鶯。女士方姓名雪英。守德同籍也。家雄於資。廿登年華。留學於某女中學有年矣。亦女學界中之錚錚者。自遇守德後。心心相印。或爲客中知己。無奈彩雲易散。一轉瞬間。守德已屆畢業之期。其父亦來書召歸。乃匆促東裝回里。臨行之際。不及面別雪英。迨抵家後。始致函告之。時申之父母。以守德年事已長。當爲授室。欲託人物色名門淑女。守德乃以在省所遇。稟諸堂上。其父母愛子甚。遂從其請。急浼遷修納采於方宅。兩家皆富有議遂成。結褵以後。頗極倡隨之樂。而亦翁姑亦以孝聞。以故一門之內。融融如也。

●黃金贖馬記

戶外多良馬。厩幹壯偉。膂力強。較蜀產爲上。濟陽魏子慎。好良馬。大有燕昭王千金市骨之癖。的盧名騏。充三廐中。每黎明。必驅之近水浴。銜尾數十匹。昂首拂鬃。嘶聲蕭蕭。顧子慎初不知馬。但心好而已。其牧者阿森。則善相馬。真今之伯樂也。一日。天未明。阿森入伺厩中。馬忽少其二。曰青鬃赤兔。驚告魏。魏以侵晨門戶尙局。何來賊盜。竊此龐然者。疑卽阿森所竊。阿森微知之。白主人曰。小人姑往蹤之。願珠還合浦。則幸矣。魏趣之往。森遂嗅痕索跡。倉皇上道。竟忘路之遠近。行經萬山中。見一叢牧羣馬。過中二馬仰首長鳴。徐徐向前。卽所失者也。乃蹇策一聲。二馬果應聲來。森跨其一。牽其一。迅馳返。童

觀狀亦口作角鳴聲。森急易道趨久之。斜徑中馳十餘騎出。皆良驥。牧者亦三四人。與森並道行。未及里許。則所騎忽作人立。森被顛馬下。卽見有二人自馬腹上。疾馳去。同行之十餘騎。亦風從違。森懊喪甚。捫捩回前路。仍至其地。則二馬依然在也。童見森。啞曰。君又來耶。實則爾爲爾。我爲我。爾既乘此業矣。亦何苦來。森憤曰。孺子安知此。是馬故我主物。不取回。我無立足地矣。童擊掌一偉丈夫出。見森。揖曰。貴主二馬。暫存某處。然某等初非欲此也。能以五千金爲我壽者。則和氏璧終遺物耳。森無奈。回見魏。具告以故。魏遂以三千金贖之。歸人或詢森。何以知賊蹤。則曰。十餘年前。亦一烏賊。以操術未精。乃棄而備於人。倘中術。曾諳其大畧焉。故卒爲覓獲。然而馬賊之術。亦神矣哉。

◎羅漢種子記

成都某寺大禪林也。塑有羅漢五百十八尊。僧以百數。每當三春。士女如雲。喧傳寺佛極靈。求子者無不應驗。以故無知婦女。趨之若市。有羅漢種子之說焉。羅漢種子者。先於神前求杯。予杯者。傾器入浴室。以檀香湯沐身。更新衣。再入麟趾室。室如蜂房。門垂簾。求嗣者焚香合掌坐。靜默不少動。至三更。燭燈燼。裸衣仰臥。候羅漢來。閉目凝神。任其所爲。不可詰問。羅漢不到者。則爲不誠心。夙興。彼此交述其事。欬然有得色。時郡守方公賢太守也。未幾。子一日忽有僕從數人。簇一輿。稱郡守夫人來求子。夫

人感辨出。如法求之。翌日方公至。夫人述其事。方公欣然如出望外。喜謂僧曰。若方某得生弱息。神宇當煥規。諸住持各贈袈裟。乘僧出謝曰。大護法公侯萬代。方命署僧名單。預量身材長短。核衣廣狹。僧至。命脫衣量之時。方盛夏。脫衣見膚。一僧極肥胖。狀如佛像。背有血印。方公曰。此活羅漢也。宜脫凡升天。吾特送之。命纏下體衣。丹田穴亦血印。鑿然。喚夫人視之。卽昨夜種子者也。方公曰。羅漢普渡衆生。種子有以。當助其升天。遂命將其用火焚死。觀者如堵。均方公兵役也。後并圍衆僧於寺內。而盡焚之。盡僧以術愚人。計誘婦女。不可勝數。兼用淫藥取歡。淫蕩婦女亦多藉求詞而取樂。方公搜得其情。招一妓飾爲夫人。粧預藏猩血印。俟種子時。而陰蓋之。此血染入人膚。猝不得脫。故一驗卽是。盡戮賊。方公之計亦巧矣哉。

義濟還珠記

某生。舊家子也。中舉落魂。不得已。設塾授徒於鄉村中。二三收豎。朝夕啗睡。方竊喜糊口得所。無何。光陰易逝。隨柳垂青。春風吹處。芳草怒生。而鬢髮青塚。處處白蝴蝶飛矣。生家故寒。授徒後絕不一歸家。亦循例假館。返鄉祭掃。居停以其誠懇也。贈金數十。館離生家不遠。因步行焉。時已夕陽。柳山歸鳥。鳴。三五村。吹烟四起。生乘此晚景。踽踽獨行。一溪春水綠。十里野花香。賞心悅目。亦頗慰。

途中岑寂。乃人生終命。若有定限。不容絲毫假借者。方生鄉闕間。突有暴徒自林中出。一聲買路。至盡
揭其所有者。以去。嗟乎。以生貧。飢驅出門。終年作客。日積月累。僅此區區。乃復不能以一日享。天之
待生。不其酷歟。而不知天之酷在。固天之將以啟生也。生自失金後。懷喪欲絕。加以書生怯弱。不慣受
辱。且疑其如積水。而天色漸黑。日暮途窮。生於此時。已不復知人間何世。更烏從舉足者。忽風送款。乃
聲由遠而至。卽見有漁艇一。一童持棹。一老者。虬髯者。白鬚船首。整網。既而近岸。見生痴立。喚之不應。
乃近前詢之。始悉顛末。老者憐之。延入艙。詢及家世。知爲望族。生告以父某。幼時家中。被盜。資產殆盡。
而僮親相繼棄養。孑然一身。又不善治家人生計。致糊口他方。今復遭厄。實命不猶。尙何言哉。言已。唏
噓。老者聆其言。若有所思。既而曰。君先人何時卽世。曰。十三年矣。曰。老夫曾有一面緣。別來十餘年。乃
不知故人家業。凋零至此。今日相逢。殆非偶然。遂烹鮮款客。意殊殷勤。且送之歸。臨別。復授以一布囊。
曰。老夫家貧。今與故人子遇。不克禮禮。此幾錢者。聊供晨夕之需。愧不能多也。生意爲米。既農老人。益
意。直拜受之。曰。他日圖報而已。別後抵家。啟其囊。則鑠鑠者皆滿圓明珠也。大驚。急尋老人。已不知所
往。生家以此復舊業焉。或曰。老人卽前劫生家之巨盜康某者。嗚呼。是所謂盜亦有盜者。非歟。

◎白綾畢命記

韓素英者。名士韓某之女也。玉骨冰肌。天生麗性。又極慧。詩賦悉所擅長。父母愛之。不啻掌上珠。擢婿甚奇。委禽者雖戶限爲穿。而卒乏雀屏選者。故年已逾笄。猶待字閨中也。一日。母驟病。素英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十餘日。玉容爲之憔悴。而母病日益加劇。未幾。竟溘然長逝。素英痛不欲生。暈厥者屢。經衆親戚再三勸解。始稍節悲哀。勉襄大事。營葬既畢。世昌乃娶同邑張氏女爲繼室。入門後。鬼俾異常。待素英甚薄。稍有不遂。鞭撻立至。素英逆來順受。毋敢稍有怨言也。張氏有內姪名微祥者。著名之賭棍也。見素英心艷之。欲娶爲婦。世昌初猶不許。經微祥再三向張氏哀懇。張氏遂德惡世昌。不得已許之。蓋世昌雖明知微祥非佳子弟。然畏張氏鬼俾。亦無如之何也。及素英過門。微祥初時猶稍斂跡。甫匝月。卽故態復萌。在外賭博。恆終夜不歸。素英每乘間相勸。不聽。祇得任之。惟自傷薄命而已。一日。微祥賭大負。歸向妻索資。不與。乃大怒。初猶惡言詈罵。繼則揮拳重毆。直至遍體鱗傷。身無完膚。始行住手。恨恨而出。素英以纖纖弱質。受此重創。時已暈絕在地。半晌始甦。因思先時備受繼母凌虐。方期嫁一如意郎。以享明隨之樂。詎意今又不幸。遇人不淑。命薄如此。有何樂趣。復生於世。思至此。百念俱灰。乃於夜闌人靜時。以白綾三尺。了却餘生焉。聞者哀其遇。爲之悼惜不置。

◎ 異僧傳藝記

錫山某氏者。巨富也。年近耄耋。僅一子。十餘歲。忽得瘵疾。似俗呼童子癆者。日漸羸瘠。屢徵諸名醫。不少痊。某大憂之。一日。忽來一外方僧。托鉢求募。某素好施。與之齋。僧見其子大驚。謂某曰。貧僧叨盛齋。無以爲報。幼習按摩術。願爲公子治此病。某大喜。下拜。僧與之約曰。但關一靜室。屏絕家人。一日三餐。以時置門側。僧當來自取也。某諾之。僧遂日爲按摩。逾月餘。某伺僧他出。欲入內探視。而門已加鍵。因窺於門隙。見其子擡攪跳躍。面色紅潤。大異昔時。又旬日。僧偕其子出。謂某曰。邀施主福。幸不辱命。然貧僧畧精拳技。貽得公子以爲徒。可乎。某諾之。年餘。技成。僧遂別去。自是僧歲一至。課其藝。歷五六年。如一日。忽錫山又來一賣藝僧。與較者輒敗。北某氏子少年任氣。起與之角。久之。僧仆。某氏子欲去。僧起。牽其裙曰。君拳法類我。誰授子者。某氏子不肯吐。遂歸。期年。其師來。某氏子舉以告。其師曰。我少林二房僧也。寺散後。各雲遊四方。以藝度日。相約不授外人。我以子爲可教。故破是戒。不料子恃勇好鬪。以致事洩。我不能復留矣。堅欲去。挽之不可。自是遂不復至。而某氏子亦此後不再露頭角。

● 汽車作合記

貢生浙人。年甫弱冠。丰度翩翩。執業於滬北某工廠。每晨七時而往。及夕始歸。一日出門尙早。踈陔街。衢。礙目四顧。怡然自適。忽迎面有人力車疾馳而來。車中端坐一女郎。碧玉年華。風致楚楚。粹至極。亦

淡然忘之。不意從茲而後。無日不遇。生之一縷情絲。遂牢結女郎之身矣。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女郎固端莊自持者。雖以生之無線電報。頻頻傳來。而女郎始終未嘗一垂青也。生至是乃書空咄咄。徒嘆無緣而已。一日陰雲密佈。大雪紛飛。時已薄暮。生自廠中歸。行至半途。於數丈外。有一女踣路。生來。生正在凝視間。忽有汽車鳴鳴。從斜刺而至。女郎急避。不意脚下一滑。跌入溝中。生視是狀。急奔至前。躍入溝中。援之。幸溝潤已久。不致淹沒。乃盡力扶之以起。呼喚良久。始獲甦醒。生一再審視。大喜。適蓋彼姝非他。卽素所傾倒之女郎也。女既醒。見生滿身泥污。喘息未定。不覺感從心生。謝其相救。并詢以姓字住址而去。次日。生在廠中。卽有一僕持片來請。生乃還造其廬。拜謁乃父。女父見生談吐風雅。彬彬有禮。甚爲歡忭。蓋女父膝下祇女一人。肄業某校。頗有進境。故愛之不啻掌珠。久寔得一乘龍快婿。一時苦無得當。今見生若是堪稱佳偶。又悉生之家世。與己相當。乃倩冰上人。與生議婚焉。從茲宿願得償。且緣締就。人謂汽車能殺人。今則汽車竟能玉成好事。可見天下事固無一定也。

野狼狡智記

皖省和縣有姥橋鎮者。地僻多山。豺狼之所窟宅也。鄉民患焉。而無如之何。某年盛夏。有農民王昌。恒者。朝出耘田。家中僅留一妻。並未及周歲之嬰兒。一至正午。昌恒覺暑甚。乃入附近小池中沐浴。忽一

狼至。從其後。乃昌恒之衣笠竊去。冠其笠。衣其衣。儼然王昌恒第二也。僂僂入王之廚。適王妻亦正浴於內室。從窗隙窺之。以爲夫也。遂置之。狼盡食其釜中所餘之饌。復出至堂上。見嬰孩方臥榻上。乃攫之去。王妻未之知也。昌恒浴罷。覓衣不得。不得已以荷葉作衣。急奔還家。妻見問故。俱答之。並言腹飢。妻入廚具饌。則釜中已空。至堂又不見嬰孩。夫妻懷喪。而仍莫測其故。後數月。有獵者跡一狼至洞。則衣笠悉置洞側。內有稚狼三四。巨狼入羣。稚皆昂首前來。作歡迎狀。獵者遂網其穴。擊以槍。狼驚而噬。網中無一免者。捨其衣。拖數狼而返。王氏夫婦見衣笠。始悟前之衣笠入廚下者爲狼。嬰孩又爲狼所食。涕泣不已。然狼則慧矣。

人畜奇案記

蔣山某少婦。美丰姿。夫經商。久出未歸。婦雖望斷雲砧。然貞操自持。鄰里間頗嘖嘖稱許焉。家畜一狗。性馴甚。驅馭而毛脩潔。婦愛之如嬰兒。食必手餉。倦縮之餘。輒引逗之以爲樂。狗亦依依似解人意。假憊膝下。不稍離也。一夕寒甚。婦夢中爲嗚嗚聲所驚。醒燭之。則狗蹲床前。搖尾縮瑟。似不勝寒。婦因引之登床。覆衾擁以臥。則頓覺觸體奇溫。芳心爲之震顛。狗性至淫。遂作勢如生人。婦亦昏惑不能自主。遂人畜相纏繞矣。自是愛戀若眷屬。夜無虛度。逾年夫歸。久別重知。歎喟可願。狗知見婦夫。輒掉目。

狂吠似狹有深仇者。一日夫偶飲戚串家。夜深未回。婦乘間擁狗續舊歡。且嗚嗚慰籍之良厚。兩情正濃。聞敲門聲甚厲。則夫歸矣。婦亟捨狗。往啟關。狗亦後隨。門闔。夫爛醉踰踰入。婦前扶掖之。狗聲又猖。猶作。婦大怒。舉足蹴之。狗忽突前。猛咬其勢。創重仆地死。婦駭對。鄰右畢集。狗方宛轉伏婦裙下。草豕之不去。雖羣以爲異。然斷不疑其有他也。惟僉擬縛狗殺之。以謝死者而已。旅人某甲。素佻蕩無賴。曾調誘婦。而遭投梭者。至是聲言。必婦潛藏奸夫。乘醉謀夫斃。何得盡委罪於狗。必澈。衆素不直甲。唾而撒之。出。甲遂借題發揮。誣諸官。拘婦質審。鄰衆慰婦。咸願出爲左證。詎婦甫蒞庭。遽自承求。判。衆相顧愕然。官亦異之。及詢其奸夫何人。則無有。惟堅求速死。遺囑死者。固明。明狗噬勢斷致斃也。正訊讞間。狗突入投婦懷。向衆驚吠。婦見狗。遽暈絕。移時始甦。又若羞憤無地。而求死愈堅者。官知有異。若傳婦入後堂。命官押婆從容問。盡得其實。遂按和姦同謀斃夫律。置婦若狗於法。

● 廣場鬪牛記

浙省金華義烏一帶。相傳有鬪牛之俗。豎闔有神。鄉人特設祠以奉。每越十年。必重新廟貌。而鬪牛亦卽於其時舉行焉。鄉人之於牛也。不以耕田專備決鬪。凡有意與賽者。必先期加以訓練。時其起居。飼其飲食。其珍惜者。甚至於草豆之中。雜入紹興陳酒。高麗人參。印度阿片之類。以飼之。故其牛亦皆

碩大肥膩。毛革豐盈。與常牛異。鬪場率在廟前空地。定期。羣推富有鬪牛。知識者爲公正人。屆期。鄉人畢集。赴鬪之牛。均加裝飾。披錦插花。鳴鑼前導。見者輒高呼以歡迎之。然後由公正人相其大小強弱。以爲分配。經指定。無敢違者。斯時雙方牽牛至決鬪場。釋繩遠立。公正人則高坐以觀之。牛之鬪也。以角。其始各怒目相視。久而乃奮然突起。或僂首角與角抵。或舉足首與首撞。或一牛僂首疾進。一牛故昂其首以迎壓之。如是久久。公正人乃下其評判曰。某牛勝。某牛敗。某牛與某牛力相均。宜和解。雙方皆噉然應。各牽以去。更換牛而鬪之。最可笑者。凡牛必有徽號。如獅子。老虎。黃飛虎。薛仁貴之屬。隨意相呼。初不名之牛也。迨一經鬪敗。如張甲牛與李乙牛鬪。李乙牛逃去。則羣笑而譁曰。李乙逃。李乙逃。不復呼之爲獅子老虎薛仁貴黃飛虎矣。於是李亦引爲奇恥。直似戰敗沙場。無面目以見江東父老者。歸卽殺牛烹之。食其肉以洩其忿。更覓能鬪者往。必求戰勝其敵始已。更可異者。牛之買賣。吾人不過視爲一種貿易。而彼等竟以此聯爲姻婭。稱爲牛親家。往來且異常親密云。

第四編 傳書鴿

⑤ 一手鎗迴賭欸

北京羊肉胡同住戶某姓。每日下午門前車馬不絕。通宵達旦。極形熱鬧。比經詳細調查。乃是一處大

賭局。其中人類。雖非盡屬天字號人物。然有局長科長等兼差。其餘如銀行行員。賭鬼流氓等角色。亦應有盡有。故門前汽車馬車自由車。色色俱全。每夜紅中白板天檯。十興高彩。聲與咳聲。嘆氣相雜。合則諸戶外。許每夜抽頭約五六百元。其輸贏之巨。可知。聞囊家是一位記名道尹。號澤如。歷任各差。最嗜賭博。自設局以來。着實寬裕。局內備有烟具大廚房。吃喝吸均極便宜。前有某省駐京辦公處軍官某甲。於日前來京。領得官款後。遞去入局。不想連戰皆北。一夜間竟輸出五千餘元。某甲本一無賴。今見輸出許多官款。無法回省交差。當即掏出手槍一支。站在屋門口。喝令速將所輸之五千餘元退出。否則以死相拚。彼時屋內一般賭鬼。嚇得手足無措。澤如見事不妙。恐釀出意外危險。百般婉勸。某甲官不聽。結果山大家退出現洋三千元。某軍官率領馬弁。始憤憤而去。未出重風潮。閉臨去時。聲明第二日仍來追索下欠之數。故近日某姓門前始稍稍清淨。此等賭窟。動輒千萬。害人誠屬不淺。果能從此斂跡。是亦某軍官拚命之功也。

◎老小姐徵求冥配

杭州下城有章姓女子。少時擇耦殊苛。蹉跎未就。年已六十餘矣。忽而異想天開。欲於生前親定冥配。在當地某報登有廣告一則。頗堪一噱。其文云。蓋開生而願有家。空擲韶華之歲月。敏者不忘履。宜思

補救於桑榆。白髮盈顛。執弔真娘之墓。紅顏已逝。誰招倩女之魂。秋墳墮切。而愛春鏡不甘。了角老。當此貞松就水之年。已斷枯楊生華之望。然鳳求雛。阻於生前。燕婉可謀於地下。想雉聞朝雉。男界不乏同病之人。狐可先驅。鬼國容有知音之侶。特定格律。用特塞修。

(一) 男子須六十未娶。因病而死。未滿三年者。

(二) 須有自產住宅。將來盤韓不至移動者。

(三) 須有承嗣之子。不進學堂。未曾沾染文明習氣。信從喇經拜懺等事者。

(四) 逢時遇節。須焚冥鏹至三十萬以上者。

備具以上資格。請先寄神像一楮。以憑選擇。不合恕不作覆。

鹵莽漢錯認賠禮

湖州某甲性甚鹵莽。生一女年十二齡矣。甲出外經商。將妻女寄居岳家。日前返里。途遇一垂髫女子。見其背形。覺身材衣飾與己女絕相似。大駭。即疾行而前。欲逼視之。而此女忽亦疾行而去。某甲愈疑。追急。而女子奔避亦愈速。少頃。女子忽入某乙家。遽闖其門。某甲竟不加審察。排闥而入。敲棹柏椳。高聲大呼曰。此是何人家。敢藏吾女。速交出。爲狀至咆。某乙莫明所以。詳詰之。乃喚其女出見。甲見

衣飾雖同。容貌迥殊。不禁語塞。乙大怒。欲與大起交涉。詞經旁人勸解。令甲燃點香燭服禮。其事始寢。

⑤ 鳳儀亭董卓吃醋

營口縣屬東北鄉某屯。居民周某。年近知命。而竊王偷香之罪。初不少減。向與其族弟之妻胡氏。綽號貂蟬。明來暗去。已結不解之緣。雙宿雙飛。儼同夫妻。近聞該氏以周某老無能為。竟爾別抱琵琶。遂與周某之義子劉某。自由戀愛。陳倉暗渡。亦非一日。詎周某知覺。遂向胡氏大興問罪之師。甫入室。適值劉某與該氏促膝談心。大為震怒。當將劉某痛打一番。劉某見勢不佳。溜之大吉。嗣胡氏以僞詞掩飾。並挽周某仍續舊歡。其事乃息。

⑥ 行醫犬獨享盛名

蘇城新郭里有浙江慈谿人江某。設小藥肆。江素知醫。頗著盛名。家畜一犬。甚馴。江某每視疾。犬輒隨之。有患膈症者。江誤為虛症。將投補劑。犬向之長嗥。乃改其方。數劑而愈。有孕婦腹巨而飲食減少。江日之為蠱脹。犬又向之作呱呱小兒聲。乃與以安胎藥。未幾果學生。母子均無恙。嗣有鄉人患濕毒。腿紅腫。不知其名。江審視未定。犬忽突前嚙之。血流滿地。作紫黑色。鄉人大號。江怒撻其犬。既乃知毒。藏於中。非開刀不能出也。敷以藥遂愈。由是犬醫之名大著。未幾江以病故。犬遂逸去。不知所往。

食巨鱔身大頭小

金山陸某畜鴨爲生。操輕舟。驅羣鴨於滬江覓食。日以爲常。未嘗失一也。某日如例驅出。歸而檢之。少其一次。日又如之。陸大異。計無所出。不得已。以繩繫鴨足。使互相牽連。或不致失散。計既定。如前以進。行抵中流。忽浮然一聲。浪花飛濺。若有一物斷繩吞鴨以去。陸見而大駭。然不識爲何物。既歸。思有以捕之。乃出銳利之鐵鈎。以一鴨爲餌。浮於江面。一端繫以麻繩。直達舟中。復如前處。不意怪物仍出。見解狂吞。鐵鈎深入其口。力脫不得。陸見之。力曳繩起。視其端。則一老鱔也。長可七八尺。粗若碗口。力頗強。幾不能制。乃以利刀刺其首。死之。置舟中。歸而烹之。先食其身段之肉。味濃厚。異常鱔。既飽而睡。翌晨起視其身。愕然不知所措。蓋其身之碩大。數倍於昔矣。復以鏡觀之。則其首部未變。鄰里見之。大相驚異。詢其何以若此。陸具告之。或勸其再食鱔頭。俾其頭與身相稱。陸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尋思人身既可大。獨不能大吾鴨乎。因以鱔頭及殘肉切爲小塊。以飼羣鴨。鴨皆肥大絕倫。市之獲利倍蓰。後陸以頭小身大。故人呼之曰陸小頭云。

騙乳猪老嫗中計

奉化西塢鄉有一老嫗。年約六十左右。家無男子。藉養豬以度日。近以陰歷年關將屆。負小豬入市求

倦。囊獲微利。行半里許。力疲氣喘。在道旁暫住。突有騙徒某謂之曰。老婆婆有何氣力。可以負重。我無事請爲代勞可乎。婦聞言甚哀。而恐其爲騙子也。問之曰。子何名。曰。人皆呼余爲三兩半。老婆婆以此相呼。當無人不認識也。且余家與汝相近。汝老公公在日。與余甚相得。請放心可也。婦乃連聲道謝。授之以豬。而隨其後。某負之徐行。歷詢嫗之近狀。嫗以其爲夫之至友。亦詳告之。將及市。行漸疾。嫗惶恐。頻呼之曰。三兩半。某回首曰。非四兩半銀不賄。旁人以爲賄價也。不之問。卒驅豬去。老嫗亦垂淚而返。

⑤ 札妍頭訂立合同

邇來內地淫風之盛。書不勝數。然未聞札妍頭之事。而亦有立票據者。茲聞有人拾得札妍頭合同一紙。見其文曰。立札妍頭據云。寡婦人王方氏。爲六親無靠。雖有祖遺薄薄家私。度食亦得過去。爲因性質風靡淫蕩。不得已。央中妍於莊讒言爲便室。言明每月貼洋拾元。自妍之後。准由莊某常來住宿。不得從中阻撓。又不許再結外緣。如有別情察出。請罰火食房錢。一應均在其內。不得另外再有需索等情。此係兩相允洽。各無異言。恐後無憑。立此存證。央中張得才葉得限等代筆。錢伯觀。

⑥ 鬼打牆當街而溺

慈溪駱脫橋有號小糊獅者。本名蕭芻珊。以音近小糊獅。人戲呼之。因以爲號焉。蕭業縫工。一日爲本

鎮宮紳盛氏作嫁衣。歸時已暮。籠燭行。中途燭滅。天陰月黑。冥行而前。忽砰然一聲。頭觸硬壁。乃依墻立。審定方向。復前行。不數步。仍觸壁。砰然。竟左行左拒。右行右拒。如項王之困垓心。終不能出。蕭因悟。俗傳鬼打墻。溺之可解。於是大聲叱曰。何物鬼子。敢與乃公惡作劇。乃公有法寶在。卽解。灑。面墻而溺之。如覺壺酒。酒然。溺未畢。忽見遠有一燈來。道路儼然。已則當街而溺。燈漸近。審視之。鄰翁也。告以故。遂同行而歸。

⑤ 貪美色途逢縊鬼

蘇城某甲。性好漁色。一日與友往閭門外馬路。作狹邪遊。又復飲酒觀劇。直至深夜方歸。既入城。友卽分道而去。甲獨行蹣跚。路經水潭巷。時已魚更三響。途無行人。於淡月朦朧之下。瞥見前面有一人行。走狀如女子。相隔數十步。醉眼模糊。望之不甚清切。及至稍近。果係一年輕婦。雖未睹其面。而背後豐韻絕佳。湘裙微動。蓮步輕移。甲自情不禁。心爲之蕩。幾忘深夜之間。豈有一嬌弱婦女。獨自在街上行走者。但以未見姿容爲憾。故乘其酒意。放開脚步。突然抄出婦人之前。詎意婦人以袖障面。仍不得見。甲四顧無人。不妨調笑。遂伸手曳其袖。袖落。猛見婦面白無血色。雙眉倒掛。兩眼流紅。口舌忪忪而動。向之吹氣。其冷如冰。甲此時酒已驚醒。神魂飛越。毛骨直豎。急忙背身而遁。轉入橫巷中。抱頭鼠竄。捨

命狂奔猶恐鬼之在後。追及也。迨至谷樹橋邊。幸見方纔同行之友。驚魂始稍稍定。然而面苦死灰。張口結舌。氣喘如牛。友訝而問其故。甲以實告。猶股慄毛戴不止。友知其不敢獨行。遂送之以歸。當晚寒熱大作。一病月餘。始獲杖而後起。嗚呼。如某甲之遇鬼。洵可謂少年好色者戒。

⑤ 富人女下嫁公使

某公使者。翩翩年少。顧盼不凡。悼亡後。終日齟齬。嘗語所親。謂天既奪我所愛。余復何心於國事。未幾某公使於宴會中得識僑居巴黎某華商之女。富挾千萬。已論婚於某僑之子矣。女一見某公使。喜心翻倒。情不自禁。聞某大旅館及某公園之綠陰叢樹間。無日不有此一對玉人之蹤跡。未及數旬。巴黎之交際社會。紛紛傳說。此僑商之女富豪。已於某日歸人。與未婚夫議妥。由女出資二百萬。使其未婚夫親筆書一自願離異函。爲永斷葛藤之證據。一面卽正式公布。與某公使結婚。因該僑商之女父母均去世。其遺產一千萬。由女一人承襲。故可以自由處置。說者謂該女既以二百萬之財產。以增新夫。其年少公使。雍容華貴。該女以一富人女。外賦而安享公使夫人之尊稱。可謂一舉而三善備。並聞某公使自得女富。家頗後。神采益復飛揚。不似悼亡時之書空咄咄矣。

⑥ 小炒雞 遠走高飛

浙有農人倪秀珊者。初頗勤儉。人咸重之。積久漸富。遂棄舊業。而與鄉間縉紳交。一日。自城中歸。途遇一妙齡女子。櫻唇柳腰。肌膚瑩緻。目逆而送之。私驚其美麗。既歸。即屬人探訊。始知爲某庖人女。頗負豔名。人咸呼之爲小妙雞。蓋以其父爲庖人。而鄉下又以雞味爲最美。故以此名之。以表其爲鄉女中之領袖也。其父本無子。所有積蓄。大半爲其女作裝飾資。小妙雞喜冶游。其零用復足與富家子女埒。初不知其父之積蓄非易也。時秀珊既邂逅小妙雞。即倩冰上人問字。其母誕倪富。遂委禽焉。然倪貌不揚。犖頭鼠目。肌膚黧黑。故嫁倪之樂。小妙雞實迫於母命。非其本意。既嫁之後。仍日事之修飾。揮霍無度。倪戀其美。亦姑聽之。第小妙雞在家之時。猶有父母之督飭。至此遂無所顧忌。復蔑視其夫若奴僕。既更習爲賭博。且放蕩淫浪。益倍於前。久之。漸致入不敷出。家道中落。而遂借其情夫遁。倪知之。乃嗷泣不已。顧猶喃喃自稱其妻之美。謂己無福享受。

☯ 三手婢羣以爲怪

某姓家中。有婢女名芸香。本揚州產。來時年祇七齡。而性極靈敏。善解人意。惟背間有肉塊。頂起若拳。初爲其係駝峯。亦不之異。現年已及笄。舉止忽大異於前。稍拂其意。輒惡聲相報。且操作時。背上亦蠕蠕而動。終不疑其有他。一日。婢因誤碎磁瓶。主人怒擊其背。突見婢背上大動不已。主人大異。呼家人

後衣驗之。見背間肉塊皮已裂。有一紅色小手生焉。五指俱全。爪長數寸。皆雌若鈎。五指爲督。主人懼不敢留。急以三十金竊去。

◎納新寵承認條件

本天某處巡警局總辦某甲。本金陵世家子。亡清優廩貢生。幼與諸無賴伍。習成下流性質。因以誘騙手段。蓄有二妻。其一爲中外馳名胡少巖之妾。其魔力甚大。甲之家政。係被獨操。作威作福。居然後來。居上不敢稍違。人咸疑之。後經知其底蘊者。宣洩於外。始各釋然。蓋胡妾妻首絕艷。自胡查抄後。挾資巨萬。潛來滬上。爲擇人之計。甲本爲舊相識。頗誼。其有處以甘言誘之。願訂白首。但胡妾以甲家有妾。且其舌鼓如簧。恐非好相識。無嫁之之意。甲大窘。長瞻妝前。卑辭哀懇。並謂若不首肯。願死卿前。亘數小時。胡妾意始稍回。乃提出三條件。(一)執掌家政。(二)一律稱太太。(三)焚血書於虹廟。甲以愛金錢故。一一如命。好事乃諧。今胡妾及甲年逾耳順矣。而甲履行約章。一仍曩昔。甲真多信者。

◎放重利報應不爽

慈谿王泉閣下。有王姓婦者。人皆以王大嫂呼之。性佞佛。而好放重利度日。某年閏七月三十日。俗傳爲地藏皇正誕日。以是鄉間有坐夜之舉。王大嫂亦與焉。夜半。王朦朧中見一壯者。努力洗一極大之

石磨復見一童顏鬻髮之老人鵠立其傍。既而問老人問壯者曰：洗磨何爲得毋今夜又欲磨人乎？壯者答曰：誠然。今夜滌磨放重利之王大嫂，特先預備耳。王大嫂聞之大駭，轉瞬視之，則人與磨俱杳如黃鶴。遂急即返家，告知其子。子不之信，欲赴廟一觀究竟。不料甫至廟前，忽聞廟內有呼救聲，奔入視之，見其母雙足高舉，適在磨中。其子趨前接之，則又渺無所有，而手上忽斑斑皆血，乃大驚而歸。至家則母死多時矣。鄉人皆謂其放重利之報。

◎胎裏胎實在希奇

距安徽休甯縣城八十里許之某村，有農人周某者，素性樸實，耕以自食。年近而立，始娶同村某姓女爲室。伉儷甚篤，未幾珠胎漸結。大腹便便，村人皆賀，以爲將抱麟兒矣。無何分娩期屆，猶未產。家人憂疑殊甚，正欲延醫，腹忽奇痛如絞，胎已墮地。舉一女孩，大號一聲，立即斃命。諦視之，則見是孩腹亦膨脹，須臾忽裂，有一物隨鮮血而出。若四五月時之胎兒，然尙蠕蠕動，良久始已。於是人皆嘖嘖稱怪。

第五編 旅行箱

◎玉泉山遊覽記

玉泉山經京師西直門向海甸而往，至山麓轉而北行，約二里達臥佛寺。寺爲唐時古刹，至明清而嚴

易其名。(唐時原名兜率。明名永安。清雍正改名十方普覺寺。)殿中供臥佛。故今以是釋迦中賜佛長二丈餘。側殿上橫高數尺。爲銅製。西太后時。錫以錦被珠履。今之住持。猶以時曝曬。寺之東西廊後。各有屋數楹。池沼亭閣。曲折有致。亦西太后所脩。以避暑者。現有青年會及清華學校清夏園。皆居之。更闢運動場爲遊戲之所。秩序井然。不失團體之面目。寺之西北有亭名萬松。古木翳然。怪石嶙峋。爲全寺最清幽處。亦最佳勝景也。由寺後登山。道頗盤曲。約數百步。始達山頂。山多童禿。當夕陽西下。清風徐徐。爲牧者往來於其間。移石就坐。相與攀談。渾然不知有世間事。詩人發莫楚之無知。若此。牧者誠不禁對之作何感想矣。

次日游靜宜園。碧雲寺。玉皇頂等處。靜宜園地址寬廣。外牆周圍約二十里。爲清室帝皇蒐獵之所。其中建築頗多。大半爲聯軍所焚毀。頽垣廢址。衰草蓬蓬。殊令人動黍離麥秀之思。有數處房屋。爲近年所建。出靜宜園。沿山澗而東。爲碧雲寺。寺係乾隆時所建。規模宏大。工程甚精。地勢尤雄偉。拾級而登。漸入漸高。穿殿五六。始達最後層。其地爲一石台。高約十餘丈。方廣約四五丈。修築堅實而壯麗。台下有口。由口內盤折而上。百四十餘級。始達頂。頂上有小浮屠五座。及古柏一株。此台開爲說法之用。形式仿之西藏某利。登台後極目遠眺。北京全市隱約在煙霧間。而羣山奔起。赴於台前。周圍環拱。配置

停勻萬景吐納令人神遠。寺之東北隅有地一畝依山負垣。水生於壁。牌松覆其上。假山遮其前。別饒逸致。買茗者設座於其中。山下有泉水。出石罅間。繞垣而流。清流刺骨。供全村之飲。由碧雲寺再東北向山行。到玉皇頂。屋宇不多。而疏落有致。前臨深谷。高數十丈。兩山鳥道。迂狹難行。聞寺內老衲。頗解佛理。惜未接談。由此再東南行。仍返臥佛寺。

翌日黎明即起。赴天台山（按此非浙之天台山）及八大處。初由碧雲山後登山。山路陡峻。數里後達郭家臺。再斜上山嶺。俯瞰餘山。皆在足底。蓋最高峯矣。至此漸欹斜而下。多爲荒蕪之地。路極崎嶇。乃乘驢而步。十餘里始達天台山。寺據山腰。前臨巨壑。形勢頗勝。屋宇亦整潔。僧人獻茶。款客甚殷。廟右有迴廊。遠望岩谷村莊。如入畫景。由天台山東南行十二里。始抵八大處。八大處者。西山之陽一帶之寺宇之總稱。其數爲八。皆蜿蜒相連。聞前清雍正時所建。近年來游者甚衆。已脩築馬路。自京直達山麓。往來尤形便利。游行路線。係自上而下。茲以次紀之。第一處曰寶珠洞。後負山頂。地勢最高。可遠望永定河。蘆溝橋及京西一帶之地。近山遠水。似皆爲此而設。亦云美矣。殿後有洞。供一僧像。據云係肉身坐化者。寺內有西人賃居。頗不樂人觀覽。反客爲主。幾同私有。恥莫甚焉。

寶珠洞之下。爲香界寺。寺頗大而欠修葺。無甚出奇。香界寺西下爲龍王堂。宏敞清幽。寺後高處有閣。

名臥游。顏德懋高遠眺之趣。寺右有地闊數丈。構亭閣各一。下有小池。古松一株。生池畔。大可數抱。幹皮如鱗。作蒼黃色。其枝四出。皆在於頂。平鋪如蓋。覆於池上。綠陰欲滴。牆外草地一畝。置石几數具。古柏亭亭立於側。龍王堂之下。東轉爲大悲寺。右負岩石。下有深澗。院子極清潔。庭前有白果二株。左右對立。大數圍。頗爲稀見。品茗其下。清蔭宜人。殿外小竹兩叢。夾梯而生。古色斑然。亦佳品也。大悲寺下爲三山菴。

由三山菴而下。轉而西上。爲靈光寺。寺據高山。面平原。松柏掩映。屋宇清幽。已屬佳構。尤可賞者。在寺後岩下之荷花池。池地本高。然絕岩下有龍泉二湧。流甚多。全地活潑。因之養荷甚盛。池中金魚尤夥。大者盈尺。游泳浮沉於花葉間。誠勝境也。池後絕岩。高數十丈。勢甚雄健。古木環擁。際約不甚可觀。若廬山真面。未肯輕以示人者。紆迴而登。其頂爲數丈之平地。有亭位於其中。此寺之雄奇。在八大處中。實首屈一指。

然又有起如爭雄者。則對岸東山之秘麗崖是矣。是崖一名證果寺。地勢頗高峻。屋宇平平。所奇者在寺右之石谷。谷之兩山逼處。岩石努出。似怒目相視者。因之谷極險邃。然傾斜數里之外。則爲平原。頗具一瀉千里之觀。寺西臨谷。有一石穴。闊丈餘。高五六尺。若獅口之張。其上覆呈黝黑色。其上及壁

開顯字殆遜。此處之勝在崖谷靈光寺之妙在油泉。兩者未易軒輊。樂山樂水亦惟人性各有所近耳。長安寺在大嶺中地最低下。平衍無甚特色。入處至此完畢。乃沿馬路而歸。

寧波十大勝蹟

普陀佛頂 普陀距鎮海口外未滿百里。陸行約兩小時可到。普陀相對有落伽山亦名落社山。普陀之最擅勝場者。則爲前寺後寺。磐陀石千步沙潮音洞捨身崖太子塔佛頂山四關皆海。氣象萬千。真南海中第一佳境也。

賀祠隱蹟 賀季真祠堂在甯波城內月湖柳汀之上。額曰唐祕書監賀公祠。門聯書錦衣果許火食神仙八字。祠前有衆樂亭。取與然同樂之意。祠後有花園。今廢。今之賀監祠即古之逸老堂。賀知章歸隱。明。明皇親製御詩以送之。龍遇詞臣絕無僅有。此所謂千古風流一季真也。

蝶瑣絕蹟 梁山伯祝英台合葬處。卽俗傳雙蝴蝶。兩人呼作梁聖君廟地。在距城西鄉二十餘里。一路老樹遮天。綠陰罩地。舟行其間。如在畫境。廟中塑梁祝神像。並坐語中。如生人然。廟後有巨墓。露裙角於外。風吹日炙。日久如新。八月神誕。遊人如織。平時稍減。乃十大勝蹟之一也。

招寶殿蹟 招寶山爲海水入甬江之門戶。與金雞對峙。虎蹲蔽其前。山上有觀海樓。供觀音像。明暗

礮臺。棋布星羅。中置克虜伯巨礮四十九尊。甲申之役。外人遣德利用方。巴夏爾。紐威利。三巨艦。攻匝月不下。反逃巨損。以去。甬人恃作天險。登高望之。烟波萬里。海闊天空。真壯觀也。

天封古蹟。天封塔。在城中天封寺後。計高十四層。約三四百尺。七層有窗。七層無窗。登巔望遠。可及四五十里。但見近則四圍城郭。遠則四圍山色。塔建於唐代。由尉遲恭監督成之。凡三經劫火而不傾。倒礮石剝落。高聳入雲。晴時夕陽斜照。則成赭色。陰日則成青色。每當朱霞滿天。暮鴉歷亂時。大堪入畫。真可令詩人畫士一步一回頭。而歎奇景之不常逢也。

育王盤趾。育王寺。在甯波東鄉。距郡城約三十餘里。建築之巨麗。與天童山天童寺相埒。寺內第一奇觀。爲舍利子。俗誕有育王觀舍利之說。舍利之爲物。外形如六角時鐘。面而有小孔。欲觀者羅跪殿階。僧人手捧此物。挨次令人觀覽。見者或言黃紅色。或言藍白色。各各不同。以一形如龍眼之物。其顏色瞬息千變。豈非靈物乎哉。

石廳奇蹟。石窗山。卽在四明山之麓。何謂四明。蓋山中四圍峭壁如明鏡。峭壁下復有石洞如窻櫺。然故曰石窗。著名詩人皮日休。陸魯望曾借隱於此。故又有九題山之號。山景之奇。天造地設。游其地者。往往朝夕留連。盤桓不去云。

天童山蹟。天童山之命名。即可知乃天上仙童也。昔有密雲禪師卓錫於是。山屢日不食。忽有童子。按日送膳。賴以不死。久之。問童子何人。童子曰。吾天上仙童也。因禪師苦修。時來助汝。成正果耳。寺距郡城四十餘里。建於三山環抱之中。爲避暑佳地。十里松關。如同畫境。有御碑亭。有御書樓。皆純廟南遷時所築。爲甯波著名之極大叢林也。

樂園官蹟。後樂園在舊道署內。昔時爲甯紹台道所私有。閉戶演劇。不容遊人出入。今改爲甯波七邑公會。始得官民同樂。園內風景之佳。爲全省名園之冠。竹製船廳。尤爲特色。園內聯匾。以無錫薛福成分巡是邦時所題爲多。

方橋壯蹟。方橋在鄞奉兩縣交界之大江上。江闊自四百餘尺至五百餘尺。由外洋工程師用全鐵建築。數百步間。不用橋脚。如長虹之臥波。昔時方橋乃五環洞。用巨石建築。因橋腳矗立江中。水成旋渦。每有覆舟之虞。故費巨金。改易今式。

鳳陽湖陵游記

鳳陽城南十八里。有明陵在焉。明太祖薨葬其父之所也。頻年終未得往。是日晨霧畢。出南郭不二里。經黃氏廢園。枯籬衰柳中。惟修竹數叢。滄猗爭綠。可謂歲寒特色。又里許。過王二橋。深水出。下。月

不雨泉流無聲。旱多亦可慮。沿途見者何薪者。絡繹於道。皆鄉人之入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距陵數里外。隱約見小阜。出於於輕烟薄霧中。蓋卽財院前行路漸低。復越湖數重。一舉首聞而翁仲巍然在望。

陵前列石獸。左右相對峙。鱗互長里許。氣象雄偉。說者謂較孝陵爲勝。陵北向。高若小山。陟其嶺。衆山皆小如環拱狀。闢墟輿家至此。週覽形勢。恒徘徊不忍去。不知當年薨葬時。浮掩三尺。竟無看塚。但求一坏土足矣。何嘗相陰陽度原隰哉。凡迷信風水之說者。觀此亦可恍然悟矣。

陵旁有豐碑二。其一已圮。卽太祖自撰碑記。猶高齋雲表。仰面讀之。帽爲之落。碑文大旨。以爲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中述徵時乞食情形。容盡致。不自諱飾。所謂英雄愛本色者。不信然歟。

聞之父老云。陵外舊有土城。一中有磚城。一內有皇城。殿宇數百間。松柏數萬枝。石人石馬數十對。明末張獻忠之亂。悉付一炬。今惟無言翁仲。並立斜陽而已。殘碑斷礎間。殿址猶約畧可辨。益不勝故宮禾黍之悲矣。

陵周圍三十餘里。禁樵探有年。近時邑人士就其地興墾牧。阡陌縱橫。化曠土爲沃壤。此亦滄桑變遷。

之一端也。

歸途至田家乞活火烹調泉拾松枝爇茗茗各出其所攜餅餌席地食之時則晚風微生夕陽欲墜道旁耕者叱犢聲與歸鴉噪晚聲如相應答同顧陵址暮色蒼茫不可辨識行至南郭外已樓閣上燈時矣遂與同學友握手而別。

梵王渡遊覽記

梵王梵一鄉村也無高山大川無奇觀偉蹟不足遊且不足記也然吾之游與記者蓋亦別有懷抱焉夫吾人旅客春申幾如樊籠鷲鳥每值星期之暇除閉戶讀書外別無一處可供清游雖有十里洋場而又塵囂撲逐如彼歌樓舞榭茗肆酒寮祗堪駐俗士之車而不足留高人躡也夫人當久鬱者必思啓久滯者必思嘆吾人既惡乎洋場之喧濁欲期游目騁懷其惟求諸鄉野乎月之某日午餐畢偕友數人由愚園路出發行約里餘嚮所觸日生厭之洋房已不可觀但見禿樹杈桠寒塘悠靜救緣村舍幾點飛鴉而已行行重行行抵梵王渡車站是站建築頗高乃與諸子登臨閣眺舉凡烟雲竹樹沙鳥風帆無不一一收入眼簾既下沿堤行適有一農叟與一穉子在田操作乃止步與之話桑麻焉余曰今日風甚厲丈何不休息叟曰君等尙能出遊老朽豈不能工作乎余乃問及種植之事叟曰今冬雨

雪其稀。恐來歲麥季歉收耳。語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竭。且所言者。幾令余等莫知所到。蓋吾人雖日讀農藝諸書。終不及實驗者之爲得也。乃別曳復前行。經聖約翰大學。思欲入內參觀。因臨行忘携名片。(該校門前揭示參觀者須投片與校役通報始得准入。)故作罷。既而至曹家渡。是處鎮市雖小。亦殊整齊。惟街道中。菜攤縱橫。於交通殊多障礙。過曹家渡。循極斯非而路回。時已樹掛斜陽。倦鳥知返。野烟迷徑。暮色蒼茫矣。歸來挑燈記之用。以告諸未遊者。

管社山遊覽記

錫邑城西南十餘里。有管社山焉。屹立湖畔。風景殊佳。向無遊人停瞻之地。縱多有山水。而前往遊覽者絕少。邑人士楊翰西先生等。爲黜絕名勝計。就其巔鳩資築屋三椽。落成之日。縣令丁君石懷暨紳商巨子。於焉稱觴宴集。題曰萬頃堂。蓋志其實也。于是日買棹出西水關。過河埭口。入五里湖。扁舟一葉。蕩漾中流。縱目四顧。烟波浩渺。峯巒隱約。山明水秀。不讓蓬萊。偕游者爲李君。素善笛。當此烟水一篙。悠然出塵之際。曰效桓子之三弄。以助清興。李君因踞船頭。吹竽曲數闕。餘音嫋嫋。侵入波心。余爲之心曠神怡者再。俄而舟抵山下。繫纜畢。登麓拾級而上。行數十步。入古項王廟。瞻仰遺像。氣爲之壯。廟東壁開一小門。約可容二人。推門而入。卽萬頃堂。南臨雲潭。北隣梅園。旁有美人崖。巉巖峭壁。勢甚

嶺。登堂一望。但見水明如鏡。浪花滾滾。鷗鷺上下自如。帆船往來如梭。更兼湖中羣山糾紛。蔚然深秀。誠天然之勝景也。堂之西南有菱塘。約畝許。山中婦女採得菱歸。余出錢購之。味頗適口。移時舟子棹果香至。雜陳桌上。一觴一詠。曲盡賓主之歡。迨返棹時。已夕陽西下。倦鳥歸林矣。

●黃埠墩遊覽記

錫邑寺塘河口。運河中流。不在不梁。有墩兀然矗立者。厥名曰黃埠墩。形家謂河勢湍急。下流趨廣。故築此砥之。渡河登墩。徐步而行。墩圍周半畝許。綠柳偃仰。隨風飄蕩。入其室。周廊四匝。中櫺爲佛殿。其上爲樓。殿外有碑。一詳叙築墩之歷史。摩挲讀之。蓋墩於清之康乾南巡。屢駐蹕於此。後經兵燹。燬爲瓦礫。李文忠公巡撫江。始重建此樓。登樓爲文昌閣。水月軒。環翠樓。憑欄四望。則運河如帶。水天一碧。風帆往來。出沒几筵。北塘商賈。市肆鱗集。工廠烟突。高插雲表。若殿爲紗。若殿爲麵粉。若殿爲電燈。歷歷可數。而九龍山(卽惠山)如含笑迎人。漁歌酬唱。更曠心悅耳。徘徊引眺之餘。誠有樂而忘返者。樓則高而明。小而爽。雖接近市廛。無塵囂氣。誠名勝地也。故泚筆記之。

●五塔名勝遊記

正覺禪寺。五塔並峙。風景佳勝。徒步往游。白楊蕭瑟。殘碑斷碣。觸目皆是。過石梁右轉道側。有巨大墓

碑巍然矗立。摩挲許時。知爲前清康熙時文靖王熙之墓。昔日之勢位宮厚。但賸此殘蹟而已。旋見五塔尖竊於林巔。捭衣越徑。轉過一殘破紅墻。則有臺一座。高聳雲表。臺作四方式。盡以石成。四圍滿佛像數十尊。悉帶前朝印狀觀。其壁無窮。此種建築。彷彿埃及羅馬之古建築。亦禁神往久之。台之正面上。署勅建金剛寶座六大字。下鐫大明成化九年十一月二日造。臺頂中置寶座。瓦作碧色。而五塔拱之。惜前後圍墻門塔塞。不獲進瞻。臺前方丈古樹二。大可三四人圍抱。兩旁石碑一。傾一立。乾隆時重建此寺所立也。繼從旁屋入正覺寺。正殿盡毀。僅留基礎殘形。餘殿亦零落殆盡。鉅鼎五六。兀然尙存。古松蒼鬱。經風悲鳴。感懷四顧。覺淒寂殊甚。此塔在京師農事試驗場後面也。

喇嘛廟游覽記

喇嘛廟。廟分三間。首入中間。木壁隔成前後二室。裏室爲佛堂。外室爲經堂。佛堂中立金漆玻璃嵌神龕五。中二層供佛六。首座爲宗喀巴與貢代神。七月間貢代神有巡廟禮。兩旁四龕。每間八格。每格佛一二不等。龕前案上。別有佛龕三。中供達賴服裝。次班禪。次哲布尊丹。龕前供銀製之七珍八寶十五件。銀碗十餘。盛冰代水中。供塔形藏香三。列供品四。款款格（米也）呼其（香也）海燈（佛燈也）下不肥（雙魚形之裝品也）東西壁立木架二。裝藏經。經裏黃布。約百餘種。外間法器羅列滿。

地東西佛堂。供佛之數。亞於中間。柱周標上。懸怪形鬼面數十具。壁間雜懸古刀劍弓箭。以及火器等物。家人最尊佛。故所得貴品。常以之供於佛前也。

呢喇嘛云。中間供者爲善神。西間爲惡神。二間隙設不了之佛像供品。則蓋之西間。西間因鎖封未入。

廟中喇嘛二十餘人。每日誦經時刻。經卷之長短爲定。經堂北隅設椅三。達喇嘛。德木奔喇嘛。戈什。費德嘛分坐。餘則均席地坐。各手法器。首由蚊子喇嘛倡誦。念經喇嘛和之。法器數種。有鑿鼓。懸鼓。柄鼓。連鑼。鑿栗。喇叭等物。柄鼓六如巨盆。柄長二尺許。以弓形長柄木錘擊之。喇叭木製。周以銅鑲。長七八尺。柄繫彩紬。懸之標上。喇叭一。間支小木輪架。以便移動。吹之聲如猿啼。鑿栗角製銅鑲。漆如鬼嘯。連鑼以小鐘十二。連綴於木架中。雜擊之。一片叮咚之聲。殊厭耳也。

活佛以次之喇嘛。階級甚多。列之如左。

上柱特巴喇嘛。

(掌印)

多呢喇嘛。

(活佛之近侍。傳達活佛號令)

漢波喇嘛。

(喇嘛之齒尊者充之。有虛名無實權)

達喇嘛。

(總理廟務)

袋德喇嘛。

(王公世子也。品最尊貴。位置無定)

德木齊喇嘛。

(專司經卷)

戈什貫喇嘛。

(專司清規)

餃子喇嘛。

(誦經喇嘛之領袖。誦經時。彼先唱。衆徒和之。聲如牛吼者是也。)

喇嘛。

(可誦經卷之徒衆也。無專名稱)

達客爾齊喇嘛。

(管理佛堂)

高紐喇嘛。

(司門戶)

此外又有呢式把。爲活佛之僕侍。如王公府之包衣然。

蒙古視喇嘛若神聖。視藏經若救符。牲畜被狼虎嚼死。則念經以解之。人病亦然。死亡不埋葬。棄於野。以待狼食。倘數日不動。則一家驚然。請喇嘛念經。懸之。其迷信如此。每至歲時念經。數百里。凡應喇嘛之名者。紛至如市。皆椎牛殺羊以饗之。所可怪者。椎殺甫經。血滿衣巾。而又往佛堂誦普度之經。所謂滅殺好生之佛理。若一無所罣於心者。其善惡顛倒也。又如此。孀母孤兒。家居悽悽。而尤多充喇嘛。

以圖懺悔。視娶妻養子爲罪孽。視承嗣繼宗如敝屣。以後將蹈西方樂境。尙戀塵世之舊跡。奚爲及其母頭白且疾。鬢腫殘禿。奄奄待死。則亦毫無顧惜。惟日誦經。廟中。以祝其母之康健而已。而爲母者亦甘於此。絕無慰其子之不盡孝養之責者。其愚妄也又如此。

且婦人女子。自幼不留髮者居多。而雜髮充女尼者。更比戶皆然。故供差於佛寺。較供差於王府。倍加踴躍。每當春夏之交。奶食暢旺。佛寺左右居民。送奶食者。絡繹不絕。遠方勢不能送。則喇嘛徒。乘馬往索。至則立馬門外。胡笳一吹。居民奉之惟謹。若爲一種之天然佛稅也者。每年春間。活佛且至各富家臨視。名曰降福。大則施以駝馬。小則亦必施一羊。而一年之費用足矣。且蒙旗王公。亦不能與活佛比肩。見謁則俯伏跪拜。執弟子禮。殊恭。遇有旗務。恒爲活佛掣肘。不能任所操縱。夫自古以神道設教者。政教常糞糶。而國政耶。斯以不進。今國勢頽危。強鄰逼處。蒙古屏障西北。其顛倒荒謬。乃爾施之。急則向背難知。施之緩。則麻痺不仁。嗚呼。忽必烈之湯沐邑。殆終淪於異域耶。

雲南名勝游記

雲南府北十里有奇。有直蘭城。相傳爲楚將軍莊騫所築。一名穀昌城。漢置益州郡。有穀昌縣。後漢因之。華陽國志云。漢武帝時。將軍郭昌平滇中。因名縣爲穀昌縣。以感蠻人孝章時。始改曰穀昌。今班志

作穀昌城。則非章帝時改也。晉時仍爲穀昌縣。宋齊因之。梁陳間爲蠻人所廢。傳有玉女城。元時梁王所築也。府城西有高峻關城。關津總要之處也。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亦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峴。山形似秦峴之故也。高峻與碧雞相望。有如箭括然。

晉甯州漢益州郡滇池縣地。負山帶河。腴田沃壤。州有內城。蒙氏所築。卽陽城堡也。有外城。周七里。九門十二衛。隋刺史梁昆所築。州西又有天女城。晉太安中李毅爲益州都南夷校尉。病卒。女秀。明達有父才。權領南中。城蓋以秀之所築。因名天女。

嵩盟州之西南。有金城。漢人所築也。其南有諸葛武侯與夷插盟臺。嵩盟之名卽本於此。

羅次縣之北。曰羅部城。古蠻會恃險之處也。亦曰羅部府。元兀良合臺從元太弟攻大理。分兵取扶邪部。聞轉攻烏蠻之合刺章水城。屠之前羅部府夷會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可耶。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二而皆水。既險既堅。選驍勇以砲扼其北門。縱火焚之。皆不克。乃天震鼓鉦。忽進忽退。使其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乏。夜五更落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王段興智。押赤城蓋在縣東南境云。

大理府。西貢梁州南境。漢武關西南夷。此爲益州郡地。後漢時屬永昌郡。唐天寶後。南詔建都於此。謂

之西京復又改爲中都。石晉時段氏代有其地。元憲忠三年收附。明洪武間置大理府。西依點蒼。東環洱水。山川形勢雄於南詔。武侯祠在此地。於是收資儲以益軍備。進勁卒以增武力。遂能用巴蜀之衆。屢爭中原。唐葉蒙氏真乘間抵隙。常爲蜀肘腋。忠段氏承之。撫有城池。保其險塞。推長策。擢者亦百餘年蒙古地。益戎并東南之勢。蓋地雖僻遠。而封壤延袤。關山衿帶。西南都會。得以咸會。

賓川州西二里。虎踞山上。相傳爲武侯駐兵處。明改建今州。築地爲州治。周三里有奇。名諸葛城。

◎史公祠游覽記

忠正之士。非獨其言行爲後世所尊仰。卽其墳墓祠觀。雖歷數百年。後人仍護守而欽仰之。過其地者。莫不肅然起敬焉。余曾遊邦江之史公祠。史公。明末之忠臣也。當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其時公督師駐江北。聞清軍入。欲南下。遂鎮守邦江。邦江乃江甯之保障。直至兵之糧盡。爲清軍所破。戰敗而逝。後人未獲其尸。遂以衣冠葬而祀之。其祠在天甯門郭外之東。甫入門。聞有樂聲。洋洋入耳。蓋軍人駐守其間。調樂器也。入東角門。則爲花廳。廳前立石山一座。頗有奇致。入廳少坐。見佈置甚爲清潔。蓋來賓憩足處也。庭間見奇卉名花。芬芳之氣。撲於鼻觀。其東有船廳一。因形如船。故名。廳內有土砲一。爲史

公昔日守揚所遺。嗟乎自明迄今。人事之變遷何限。而土砲獨超然物表。未改舊觀。是足動游人之感慨。臨之四周。徧懸名人字畫。皆感史公而作者。廳北有門。啟門行數武。有亭翼然。雖不甚高。而附近景物。歷歷在目。登其上。見曲折若帶者。城河也。整齊有度者。城牆也。粲然直立者。徐寶山上將之祠也。房舍相連若廡者。都宮二公之祠也。俯視則菜田麥苗。一色青青。仰觀則雲氣蒼茫。塵心頓澹。流連者久之。下亭復西行。有梅花嶺。花雖已謝。樹老多姿。韓史公墓。見有石欄環繞。豐碑兀然。千秋忠烈之氣。凜然。乃默致謹禮而返。

第六編 走珠盤

康有爲艷體詩

紅樹傲傲夜五更。鳳城秋夢未分明。不堪酒渴微雲後。一曲琵琶帶別聲。
神女流雲不可招。花時月色已無潮。無端誤入華鬢會。一樹紅喬倚碧簫。
開落紅棉一夢中。酒醒昨夜又東風。十年白盡蕭郎鬢。不問桃花新舊紅。
萬花飛舉妙香天。大醉騎龍近日邊。未解吞針盡一針。還應面壁坐千年。

石達開題壁詩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人屠。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孽血。

◎鄭成功寄懷詩

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閑。偶逢沙路曾來處。始踏苔巖常窺山。櫺戶秋深知露冷。僧扉盡日任雲關。霜林猶愛紅花好。更入風泉亂壑間。

◎楊篤生游英詩

▲卡列麻爾嘴瀑布

浩浩飛湍漱石來。巉巖峭壁劍雲開。危橋斷壑人蹤少。一寸松毛好綠苔。

▲吊擺倫

碧眼紅衫最少年。宵警風度特翩翩。等閒花月成長恨。只與關西曲曲傳。

◎上海黑幕竹枝詞

結黨成羣秘密來。一函恫嚇兩三回。有時地點分明注。待送銀錢發大財。名門閨秀太痴迷。密約情郎手自攜。餐館舞臺知己得。臨時旅社作夫妻。

消閒大觀 第二集 第六編

廣告招生貼滿街。宏開夜校結朋儕。月終學費須多少。英算原來未必佳。垂垂髮辮冠餓餓。姊妹稱呼叫阿哥。不道暗中成曖昧。校中名譽損多多。價昂貨物價相欺。交易人人要吃虧。不獨此將門外漢。同行也欲占便宜。呼盧喝雉鬧輸贏。手快兼須口號明。罄盡黃金稱孔子。出門還說是瘋生。探員到處慣帶絲。陷害栽贓手臂聯。不法行爲同惡濟。獄中從此暗無天。有一洋行料里盤。密司脫薦到新關。自稱買辦吹牛慣。衣服金珠騙得還。終日鞭敲終夜噴。女兒恨不自由身。來朝強使歡迎客。轉說儂家掌上珍。不廢不工不工商。三五成羣結黨忙。竹槓亂敲梢亂拆。終朝奔走在洋場。燕子窠中易問津。十家九戶可容身。尋常小販驅除淨。祇有挑膏出入人。鄰家木橋上氣香。門前牌子掛申莊。公司組織原無匹。每日能銷好幾箱。牌子諧聲光肉捷。門關門閉十年周。護身符籙爭相庇。累月窮年可自由。無數人家易着魔。通衢小巷十分多。烟霞一枕消閒處。暮暮朝朝樂若何。看見行人叫老班。問他阿要小房間。良家碧玉隨時變。門到三更不肯關。

畫出烏龜四脚開。只防假冒老文魁。那知假冒非爲假。依樣葫蘆掛出來。

俗語詩

人生在世樂陶陶。六月荷花三月桃。夏至餛飩冬至麵。上燈圓子落燈糕。風流常帶三分孝。身體跳來八丈高。牛吃稻柴鴨吃穀。各人有福各人遭。

痴癖好作阿家翁。生性人人各不同。朋友相幫做事業。子孫祇怕敗門風。但聽官斷十條律。難道花無百日紅。沒事不登三寶殿。早經皮竹在胸中。

三朝迷霧起西風。昨日今朝大不同。前世弗修今世苦。外頭好看裏頭空。不知自己狠心黑。轉道他人狗眼紅。時至狸貓強似虎。莫教扯足順風蓬。

滿口含冰莫說寒。看人容易做人難。門前有樹堪遮蔭。朝內無人莫做官。庫積金銀倉積粟。夜闌一宿日三餐。若然不遇好機會。坐吃山空海要乾。

新名詞詩

茫茫大陸湧流潮。歐亞風雲起九霄。物有神經原易感。事無目的漫相招。黃金時代成荒冢。紅種人民久寂寥。學界軍閥爭進步。不知澎湃幾時消。

劣敗優存演說類。文明頑固異原因。政權君主還民主。國際黃人更白人。印入腦筋惟守舊。流殘熱血
豈維新。但效同種成團體。計學從知不忠貧。

日韓四射氣。龍虎光線交。乘遠遠東。太息國魂多失敗。可憐民智鮮開通。下流社會機關少。高等人才
組織工。影響全球生阻力。五洲誰是主人翁。

漫云公僕等奴才。激烈和平費剪裁。金鎊漲時商戰劇。徽章巖處海權開。交通大抵先流域。活動猶如
上舞臺。試譯卅年新歷史。熱心誰爲醒獅來。

◎題拐李圖七古

打葫蘆。唱鷓鴣。葫蘆傾倒眠酒徒。酒從一醉一千載。醒來醉眼雙模糊。塵世難容插脚地。却向人間小
遊戲。那知道子能育生。偷寫真容落塵世。不須坐立不須走。仰視青天笑開口。待汝二億二萬年。天地
與我皆烏有。此時天地何處藏。此時酒徒眠那鄉。不如無眠無醒亦無覺。一任三界四大化作億億萬
萬塵沙揚。不然稍留一息宇宙內。其時風雷水火芻芻震憾。非人非我萬困千若何由防。而且天地星
球混混沌沌鎔在一爐。爾又何從一二釐定五行四象開三光。我歌至此酒徒笑。打破葫蘆鷓鴣叫。

◎十不全吟

▲跛脚

僂腰曲背太拘牽。可笑逢人便拜年。拜煞年來徒自苦。看誰還禮在君前。

▲眇目

雙眼原名獨眼龍。學成木匠必稱雄。尋常一樣公椽業。繩墨彈來便不同。

▲聾耳

相與閒談一室間。聽來如隔萬重山。縱然力竭聲嘶說。只見點頭作石頭。

▲瞎眼

終日昏昏黑暗中。不分晝夜恨天公。杖藜擲過橋東去。還道崎嶇路不通。

▲驼背

嘴在胸前耳在肩。側身方可見青天。眠如心字無三點。坐似弓形少一弦。

▲麻面

刻板文章仔細看。密加圈點沒毫端。天花歷亂留評語。書盡緣何剝蝕殘。

▲歪嘴

耳口生來一樣齊。笑君狀貌見高低。請看飲食從旁進。鼻向南方口向西。

▲癡狀

一片天真像小童。無知無識可憐蟲。癡球兩字呼名遍。枉在人間作主翁。

▲缺嘴

張牙露齒狀堪嗤。可是頭銜口破司。已在人間遭齒冷。警君莫再學牛皮。

▲窮頭

警而相逢像繡鞋。自無毫髮憾遺留。輸君省却錢多少。一世何須費燕頭。

◎游鬼詩

遊仙一夢太荒唐。地下重來拜債王。萬古黎邱工變幻。大名關澤並猖狂。幾人碧化三年血。無數冤飛六月霜。百事閻羅顛倒後。不容正色問蒼蒼。

層層黑鬚夜如年。疑是鴛鴦未闢天。却有青蠅來作客。可憐紫玉已成烟。望窮蜀道鷓鴣啼。夢到莊周蝶亦仙。自是世無乾淨土。洗心特地掬黃泉。

到此雄心似已休。百年一覺太悠悠。美人魂魄沈金屋。名士文章付玉樓。相見形容疑骨立。後來身世

只皮留。蟠天際地都無着。來去輕如不繫舟。

蕭蕭驚里乍聞歌。却使王公嘆奈何。一代明珠輕墜地。九邊戰骨半投河。可憐意氣爭青史。無奈光陰逝綠波。獨有騎鯨舊仙客。夜臺沈醉尚吟哦。

逍遙厭世出塵寰。睡後寧封夢正閒。佛國博書迎白骨。仙家乞藥駐紅顏。佳城鬱鬱聞歌哭。倩女亭亭自往還。送鴛鴦年識歸路。夜深飛過北邙山。

道上行歌夜未闌。來騎白鶴去青鸞。眼前風燭開新宴。別後人琴憶舌歡。萬種相思蠶宛轉。百年辛苦蠶抽殘。珠襦玉匣親相贈。濡露鐘鳴反覆看。

動物四詠

百戰沙場壯氣豪。記曾汗血立勳勞。而今伏櫟空餘恨。羞負將軍掛劍逃。(老馬)
飽食閒居臥夕曛。任他鼠子鬧紛紛。如何裝作慈悲樣。轉怕傷生不問聞。(懶貓)
中宵劍舞使人起。昂首一鳴亦壯哉。弱肉祇因強食慣。供人烹割雁飛災。(鳴雞)
生成野性固窮鷓。狂吠曠人遺絮俱。況是天生甘逐臭。賞穿黃褂亦人奴。(劣犬)

四生戲詠

▲盧孝生

修來飽福享無邊。虧耗波瀾劇可憐。最是多情將老五。拚將一命伴黃泉。(蔣氏殉情)

▲凌迎生

蕩地家庭生變時。慈親偏養不慈兒。當頭棒喝資堂謝。漏網遊魚到釜遲。(失手斃母)

▲閻瑞生

命多畢竟害多成。引動關王設計忙。薄命蓮英遭毒手。難逃軍法一洋槍。(謀財害命)

▲張欣生

刻薄成家老命傾。實行非孝到欣生。忍心下毒摧椿樹。不碎屍身案不明。(毒藥弑父)

◎偷兒詩五首

生計憐伊學狗偷。黃昏飽飯喚朋儔。酒鑽壁洞蛇行穴。忽聽人聲縮頭。伏處每憂鳴夜柝。入來還怕觸廉鉤。心驚胆戰無餘慮。小犬呢嗀吠不休。

生計憐伊學狗偷。三更行趁月如鉤。跳牆好擬張君瑞。探穴還強徐小樓。燒去悶香人盡睡。着來灰燼脚常浮。曾聞梁上稱君子。末路還期一轉頭。

生計憐伊學狗偷。柴門屏氣聽更。竊來徐氏雁翎甲。盜得紫宮狐白裘。啟戶發局偏有志。探囊祛物詎無謀。每於月黑風高夜。正是平生得意秋。

生計憐伊學狗偷。宵深營伏屢週。奇謀莫謂盜無道。雅綽應呼夜不收。暴雨涼生三伏夜。朔風寒逼五更頭。諺云冬偷風。夏偷雨。這回稍壯同羣膽。鼻息如雷透絳幃。

生計憐伊學狗偷。穿房入戶費機謀。白龍掛處人誰覺。黑面塗來鬼亦愁。闔室全虧神炯炯。跳牆還作鼠啾啾。更聞澗鼓潛行出。入槩平飛破浪舟。

鍾旭喫鬼圖

終南名進士。蒲腹飽文章。自信才原富。誰教貌不颯。朝髯綠頰輔。家腹脹膨膨。兩目光燃炬。雙鬢黑罩霜。靴聲聽震震。冠翅欲洋洋。蝠蝠招隨手。高蒲醉舉觴。折花簪小髻。歸妹送行裝。道子煩摹擬。溫岐可頡頏。唐皇驚夢醒。虛耗斂形藏。不受人虔祭。惟將鬼作糧。咬筋還嚼骨。挖肚又開膛。肚大能容納。腸寬任飽嘗。三千朝食盡。八百暮容光。此輩多爲累。憑君嘆不妨。只愁勤勩減。依舊肆猖狂。情狀誰能悉。恒河未可量。先在原有數。荆楚豈無方。雷部推車女。山均導虎佞。牛頭人怕靚。馬面道相望。纓絡垂雙鬢。琉璃嵌兩眶。操刀等曹正。赤髮比劉唐。市上能開路。街前惜打墻。街前惜打墻。街前惜打墻。獨行逢騙

縞。(魘縞鬼)活現變無常。(無常鬼)討飯來深夜。(偷飯鬼)吹簫到福堂。(以木柱四人俗名鬼吹簫)大頭原胃失。(大頭胃失鬼)獨脚步助謝。(獨脚鬼)摸壁全須手。(摸壁鬼)拋叉總是網。(網叉鬼)廿三類婦祀。(鬼婦廿)十七款迷新。(鬼迷十七)死後猶兼苦生前定掛梁。(吊殺鬼)哭聲聽販野。(鬼哭)點火爆迴塘。(鑿爛鬼)餓則鬼如虎。(餓殺鬼)窮還貪似獺。(窮鬼)癡婆真善謊。(愚人者曰鬼婆婆)滿湖最難防。(密言曰鬼測測)權向衰時弄。(謬云時衰鬼弄權)刀於腰後傷。(刀傷陽人)黃應憐病劇。(黃病鬼)白更怕屍死。瑟縮襟前苦。(嚮頭鬼)奔波地脚忙。(爲人探聽密事通信者曰地脚鬼)推來財主磨。(謬云有錢使得鬼推磨)門到病人房。(謬云鬼門難爲病人)白晝風旋地。(鬼頭風)黃昏戲上場。(鬼戲)幾曾知忌禪。毋乃太披猖。安得紅袖輩。招同赤邪行。百千隨意愛。億萬化身強。凶談全駭赤。妖氛盡掃黃。天門開伏蕩。地軸換清涼。術祖真人呂。符噫道士王。家家供畫像。戶戶奉心香。勝似登金榜。千秋姓氏揚。

第七編 博覽會

●非洲之人肉宴

非洲康克河之上遊。一峯高聳於西岸。茂林鬱草間。茅屋盈百。中分兩大部落。以崇山內外間阻之。某

年秋暮。風勁草衰。山陽之士。屋新成。屹峙斜陽影裏。此新成之土屋。卽其燧舍之住宅。雖建築粗陋。而觀茅舍爲特高。屋中最奇異之陳設品。則皆土人之頭蓋骨。彫琢成之故事。部落中之習俗。凡當酋長宮室落成之日。或舉行大祭之期。例須殺土人以祀天。時山陰之部落。又適屆此大祭之期。種種怪劇層累迭出。縷此荒爛蔓草中。遂由幽寂而演成熱鬧。山陰故有天然之決瀉場。其地四山壁立。荆藎叢生。嘗祭則前一旬。猛悍之男婦。各持棍棒。至奮力決鬪者一時許。呼號之聲。震山谷。逾時闕息。生存之士。人歡歌鼓舞。後取死者之屍。則女屍三倍於男屍。方其攘奪之時。狂笑之聲。激數里。慘劇奇劇。同時畢現。自非寶實。未有不驚心咋舌者。其土人宰烹人肉法。首剝其皮。剝其臟腑。所餘之肉。又裂爲無數之長條。懸之樹杪。故不轉瞬間。林木蒼鬱之地。腥血狼籍。每當新月透林。木葉之上。點點滴滴。皆作殷紅色。時有珍禽怪鳥。來集樹杪。與土人爭此異味。諸土人盤桓林中。日與鳥類相角逐。其怪象尤至堪發噱。此後約十日。乃取風乾之肉。向火焙之。蓋土人食肉。不喜水煮。慮失其真味也。焙肉之時。腥閉四野。土人聞燒而至。各於林中席地雜坐。開人肉之大會宴。宴時復大奏奇異之樂。以助興。就中惟山陽之士。臨水而居。視山陰之俗。畧有不同。其山陽之士。女子特纖弱。久爲男子之奴隸。偶屆新屋落成。舉行大典時。則遽縛數女。至酋長前。悉以棍棒自背撲殺之。以爲食。而男子所不與也。

⑤ 臂上之春意畫

西人有用電氣刺皮肉作圖畫。終身不脫者。舊金山聖高醫院。一日來一水手。染肺炎症。醫士驗其身。見左臂上刺存畫一幅。大訝之。水手誤會其意。以爲愛其美觀也。更舉右臂示之。亦刺有一幅。其狀尤醜。數不堪。且告醫士曰。此吾歡場之紀念也。吾嘗眷一少女。期與結婚而不果。故留此片影。以誌弗緩耳。醫士怒曰。趣去之。爾今留醫。明日看護婦者辭職矣。水手惶愧乞命。醫士難之。卒願以火油灼之。其畫乃爲施藥也。

⑥ 海底之風雅景

西人海老習航海業。自言二十年前。曾駕一船。駛至科拉倫海面。忽遭沈沒。幸其身被有泗水之服。以樹膠製成者。沈沒後。深入水底數百尺。光明四射。如入玻璃世界。雖一百五十尺或二百尺之遠。亦能一目瞭然。時見有大樹一株。極美觀。海草繽紛。掩映如畫。已而又見有如森林者。鬱鬱蔥蔥。或生山陵。或植平壤。其景象無異於陸地。而繁華且過之時。幾不欲登陸矣。忽有大章魚一頭。自身旁駛過。彼恐爲所噉。始決計泛出水際。

⑦ 南美之多寶湖

南美洲哥倫比亞。有一不湖。名哇脫珠惹脫湖。昔年伊堪族人居其地。以此湖爲神聖所宅。多沈珍寶於其中。以敬神。蓋謂珍寶諸物。皆神所賜。沈之所以報也。每年春秋兩次。舉行湖神大祝祭。僧侶爲祭主。以金色燦爛之船。滿載黃金珠玉。沈之湖心。以爲例。已而西班牙人侵入。國人所藏珍寶。懼委諸敵。手又盡投入湖中。故此湖之富名。聞於遠近。人爭欲淘取之。然皆未果。近有英國某會社。釀金往擊四圍山嶽。排湖水而淘之。遂拾得黃金帶。黃金鉢。黃金蛇。黃金腕環諸物。惟湖底泥深。可三十尺。其中珍物。一時殊難盡取也。

●埃及之金字塔

埃及者爲非洲數千年之古國。其遺跡之優勝。非他國所能及。最著者爲金字塔。該塔卽帝王之公墓也。其數約六十餘座。最大者佔地十二英畝。高四百六十一尺。廣七百四十六尺。遙望之似與天相接。而以卜陸郊外之塔爲最。周圍築之以石。費二十年之光陰。始克告成。塔之內部。寬大異常。能容一千七百餘具之石棺。由此可見其工程之浩大矣。

埃及遺跡之所最奇者。莫如乾屍。乾屍者何。卽以君王之屍保存之也。其法惟收師值之。國人無有知者。後據博物家云。以白布數千碼。裹之於屍。內外皆塗以靛厚之膠質。至乾後卽成一堅忍耐久之屍。

而其人^之狀貌雖歷數千年與生時無異可不奇哉。

奈愛兒河之濱於古樹參天石碑林立之中有一廟宇在名考奈克據地三百七十餘方里長三百三十英尺廣一百七十英尺有石柱一百六十餘根直立其中柱之周圍皆糊以油漆之像相傳約有三千餘年之久而其色猶顯若考其建在何時則未有知者也。

⑥ 支城之大建築

芝加哥城在美國中部。蘇伊利那省爲全美第二之大都會。商務繁盛。物產殷阜。各路火車皆匯集於此。城中有大聚議廳。建築費達美金五百五十萬元。有華麗之大戲園。可容四千餘人。有市會場。一場內有藏書樓。建築費達美金五百萬元。場之下層爲消防會辦事所。會員一千餘人。城中最大建築。爲世界所著名者。如十四層樓之商務總會。二十一層樓之規矩堂。十三層之婦女儉德會。十一層之大妓院。院有室六百餘間。均以精細之白雲石砌成。有大公園二處。首推及克生園。其次則爲華盛頓公園云。

⑦ 鄉村之巨蛇害

英國西鄉有一巨蛇出現。岸有古樹兩株。蛇即盤旋於樹之上。下一漁夫某日黎明。方舉網捕魚。見其

即向下垂。作張口狀。喉極狂奔。大呼救命。鄉民聞聲齊集。或投之以瓦石。或擊之以竹竿。蛇竟蜿蜒而下。向前疾行。作擾蟻之勢。鄉民急避。匿麥田。見蛇直趨至一石塘。以頭觸之。而石塘卽壞。此石塘爲江與河之分界。高三丈五六尺。異常堅固。既被撞壞。江水亦流入河中。須臾地上卽成澤國。鄉民回家。則已蕩古蕩然矣。

倫敦之鰥夫會

教育中等社會之少年。多持不娶主義。蓋以婦女之浪費。日甚一日。苟與之深結愛情。則生計界上。必受極大之影響也。此等少年。常結合一團體。以勸人不娶爲天職。雖立論不免偏激。然婆心苦口。其志亦有足多者。某日。委員韋爾根語。經釘報記者曰。人孰無情。余亦豈願屏棄家庭之樂。而爲此冷淡生涯者。然余之友人。余之戚屬。因眷戀所歎。而大受經濟之恐慌者。蓋不知凡幾。卽余亦曾經滄海。偶中况味。固不妨爲知己者告。余之女友曰露蓮。爲余訂婚約後。竭余一百五十磅之歲入。不足供其一月之用。試以每晚赴劇場觀劇一端而論。計購花之費。兩先令。六辨士。貨座十先令。劇場雜費七先令。六辨士。晚燈十五先令。途中雜用五先令。其費已屬不資。而車馬之費。尙不在內。又試與之至市肆購行。兩京尼購一帽。一京尼購履一雙。六或七京尼購一衣。上之附屬裝飾品。致余妻視之。猶若未歷所。

欲娶之今日一般女子之心理。以竭男子金錢供其揮霍。爲應享之權利。更以其金錢輸入於各商人。之囊中。爲應盡之義務。晨粧則明珠鑽石。麗若天人。夜出則舞館歌樓。宵深忘返。風尚如此。積重難返。余苟非家有恒產。而又早與密遺離婚者。則今日正不知墮落何許。故余願天下多情。人毋冒獨居以終其身。慎勿以有用之精神。可寶之資產。消磨於恨綺愁羅中也。

◎接吻之新刑律

往時芬蘭婦女。視接吻爲莫大之奇辱。雖其夫出此。亦不之宥。今時變本加厲。往往有因此涉訟者。某日美之紐耶賽城第二刑事廳。曾科罰喬治君以二十五磅之罰金。因未得其夫人之認可而擅與接吻也。又試檢閱該廳之存案。則華提沙君之供詞。朱墨猶新。更足爲婦女取締其夫最近之定讞。而供茶餘酒後之談助也。其供詞曰。余政誓言。當余結婚後之第一年中。余與吾妻接吻。平均每日十次。計午前五次。午後至晚餐之前五次。今雖有逾此數。致遭吾妻之控告。然此後仍當以每日十次爲度。決不再爲無厭之求。更敢誓言。若余不遵守此約者。余妻儘可來廳呈訴。治余唐突之罪。此供詞一出。而夫與其妻接吻。至多每日十次。遂懸爲定例。

◎老少之鴛鴦牒

美國乞佛埠有老婦嘉的氏年七十二歲家業頗富忽與一二十歲之少年學生結婚爲其五十歲之子所聞特具呈官署以母老力憊不能兼顧家業爲辭請爲其母之代理者官已批准其母聞之具呈上控請收回管理權官又許之其子不服赴訴於總察署官仍判准其母有自主權其子終不能勝方在官署審訊時有人親見此老婦年雖衰邁丰韻猶存且善於搔首弄姿作種種嬌媚之態最奇者其面上皺痕垂半寸許如水波紋乃物塗以粉澤暈以胭脂使泛作桃花顏色嘗以手指劃面則爪痕宛然蓋脂粉太厚故也性極冶蕩每遇少年雖爲之傭工者亦願與結婚然人輒不屑願今始識一耶洛大學堂學生美少年也然苦貧老婦贈以學費學生德之卒與成婚

借逃之小夫妻

美國費城有女名委利摩年才九歲情竇已開與一同歲之某童極有愛戀巫峯神女已締情緣雖兩小無猜然終有不能自由之憾一日忽與此童相約借逃意謂他日結婚庶幾不虞牽制乃未幾即被偵探拘獲堂訊時女氣象昂然自言逃亡以後途中備歷苦況每於無所棲止時輒在人家籬下露宿及飢不可忍則向麵店乞食然以愛戀甚摯反覺甘之如飴蓋情種也至此童則默無一語惟以眼淚洗面而已官判兩家父母各挈其子女以去噫東風無賴吹散此一對小鴛鴦亦惡作劇矣

◎希有之古書籍

美國聖保羅埠。有西人畢託利所設之書肆。貯藏古籍甚富。中有一冊。爲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在瑪沙。貼實省編印者。其所記述。卽該省經行八年之法律也。好古之士。每徵求之而不可得。蓋地球上所存者。祇此一冊矣。某日畢氏適他出。其子在肆。有來肆購書者。瞥見此冊。題價幾何。畢氏之子。不知其寶貴也。以價銀兩元對。其人欣然酬值。挾書以去。閱數星期。此古書已在紐約轉售。得價二萬金。畢氏聞之。徒爲懷喪而已。

◎髮匠之新營業

歐美各國之時髦婦女。率注意假髮之粧飾。理髮師乃得藉資厚利。爲手藝界中開之新紀元。計其所入。平均每日工資。約在四磅四先令之間。若雇主欲令其至家工作。須倍其值。而身價稍高者。尙非此數所能羈縻。然名聞淑媛。猶復爭出重資。不少吝惜。蓋輕雲薄霧。墮馬驚鴻。異態殊名。爭妍鬪媚。晨粧初愛。午餐已易。一日之間。無慮數變。風尚所趨。不得不爾。而其事又非侍婢輩之所能爲也。但此風尙僅流行於數年之內。美國某女伶。五年前購一髮飾。價僅三百京尼。當時羣訝其昂。今其價額益高。稍行精美者。每具必值至五六百京尼。而女伶歌姬。實爲此事之主動力。往往有雇理髮師之外。更以多

金延一給者。則以種種新奇之式。以炫人耳目。而給樣者與理髮師。復以其新式之髮飾。供人租賃。每星期所得之利。多者可至三四百磅云。

◎守貞之俄皇女

俄皇有女。名曼昭威思。幽居莫斯科。清宮有年。近忽以飢餓死。搜其所居之靜室。尙有金銀。值五百元。按曼昭威思。於二十年前。即已許字。且成婚有日矣。不幸其夫先期而死。威氏守從之。而終之。自營宮室於莫斯科。閉門獨居。未嘗與外人謀。而雖服役之老僕。每日進膳。亦不令入室。二十年如一日。今威氏死後。據醫生驗視。謂確爲絕食而斃。

◎齒力之演藝家

美國屋西人。名端尼。善演藝。尤以齒力勝。屋端自運木西報。特出一難題以窘之。謂由屋端最高之樓。擲下一羅蔔。重十六兩。能以吻接而齒齧之。即賞銀二百五十元。拔氏許之。及開演。乃在天寅銀行樓上。高一百五十尺之處。灑落羅蔔。拔氏果以口承之。齒訖訖有聲。觀者二十萬人。皆歡呼贊賞。拔氏乃從容領銀而去。

◎富豪之充苦工

美國某工廠股東。資產百餘萬。富名噪於一時。偶往比利時游歷。居比京某大飯店中。所攜旅費。忽將用罄。屢電致紐約付款。皆無回音。逾兩星期。囊中竟無一錢。店主大疑。訴之公庭。警察搜其身。又無遺照。經官目解。詎無以自明。遂以流氓判罰二年苦工。越二十餘日。紐約電至。始知其入果美國富豪也。乃由獄中提出。謝罪釋放。比京人民。駭於此事。咸謂比律奇酷。初級審判廳。竟有權判定流氓監禁七年之罪。且犯罪者無權訴告。尤爲無理。若不亟議改定。殆終無以戢人民之意也。

◎幼齡之女強盜

西歷某年。美國亞命埠某銀行。忽來一翩翩之弱女子。手持短槍。威嚇司庫之役人。詰以管庫者所在。時管庫者適外出。役人以實告。女更脅之。使出庫中存款以獻。役人以無筭論對。女猶不信。獨搜役人之身。果無所有。乃大失望而去。旋由銀行報案。將此女拘獲。其名曰高步。年僅十三歲。而竟能作強盜奇哉。

◎足指之金錢墜

白人遮加力氏。近鍊得一奇異之錢墜。爲亙古以來所未有者。此錢墜。係以其自己之足指製成。彼於少年時。曾跌傷一足之二指。肌肉漸死。感覺性全失。後乃割去。以亞哥賀火酒浸之。處於家中。已有年。

突近乃取出懸之屋外。曬而極乾。硬而光滑。遂以金鑲其一。用作錶座。其一則鑲成婦人胸口針。以贈與其愛妻云。

◎鉅值之鑽項鍊

倫敦某大戲院演劇時。座有女賓某。夫去鑽石項鍊一掛。值銀七萬五千圓。特懸二千五百元之重賞。以冀尋還此物。聞失主語人曰。此項鍊。爲印度兵叛時之戰勝捕獲品。將永留以爲紀念者。今忽失去。當可惜也。噫。印人以善蓄珍物。著名於世界。然其卒也。不能自有。而徒以利人。亦重可悲矣。

◎一歲之告狀人

美國剪化埠。有女孩斐魯摩。年一歲零十日。頃由其父母爲之代表。控告某醫士。索賠款銀二萬五千元。因此醫士接生時。用藥不慎。致使此孩之足。與一種藥水相觸。遂將足指一一脫去。雖未致死。然遭料其長成以後。必經成一跛女。故控告索賠云。聞者謂美國自有官署以來。從未見有一歲之原告。此乃法律界一大破天荒也。

◎奢侈之黑種人

黑人吳轉遜。爲世界最著名之拳術家。近在英倫。定造一自動車。值銀一萬八千元。又在某首飾店中。

購辦車內裝修。值銀二千五百元。聞此車造成。將以贈與其愛妻者。此其奢侈。實黑種人中之僅見者也。

⑤食蠅之暴斃者

暹羅猛亨交人乃活。平日健全無病。忽於某日。欠伸張口時。有蒼蠅一頭。飛入口中。梗於喉際。吐之不出。不得已而咽之。約數分鐘之久。乃覺腹中奇痛。口亦疔腫。不能言。矢溺同時瀉出。家人灌救不及。遂以斃命。夫蠅非毒物也。乃吞之竟以致死。其故或別有在。是則醫學家所當研究也。

第八編 軒渠鏡

◎木工妙諦

某文人日空一切。一日爲鄰右招往歲宴。同座中見有成衣木工二匠。某卽曰。今夕乃主人歲闌盛饗。吾輩厚承詔召。例須於下箸之先。如行酒令四句。以答盛意。何如。衆唯唯。文人乃曰。一點起官家客。烏字榜鸚鵡。苟無官家客。不殺雞鴨鴨。吟畢。大嚼不已。次成衣續曰。兩字起霜雪霧。斜衣榜襖褲。苟無裙襖褲。難過霜雪霧。言已。木工亦信曰。一撇起先生牛。木字榜松柏柳。苟無松柏柳。難關先生牛。衆聞言。聞堂大笑。文人無語。作色還去。

⑤ 師生課對

塾師某性嗜食而小有才。居恒屢詢其生徒示意。圖口腹也。一日聞甲乙丙三生竊私語。歸聽之。則皆云已父以今日宴先生。師大喜。意謂今日三餐。雖豐吝或有不同。要可暢一日口腹之慾矣。日旁午。樓費東來。則東道主者三家。而合宴先生一席也。見東後。師大失所望。因思有以覺之。屆時赴宴。會過半。三家父皆以己兒程度。問並請先生命課。屬對。以各驗己子進步之矣。若師唯唯。乃先出「梅」花二字。命甲生對。甲對以「竹葉」。繼又以「落地」二字課乙生。乙生又應聲對曰「上天」。終及丙生。以程度稍高。師獨課以「魚鱗薄」三字。丙復高聲對曰「蟹壳厚」。塾師傳觀諸父。攢眉曰。三了。索皆不佳。奈何。誰又愕然。以爲似在絕對。何尙云不佳。遂羣起詰先生。並立請代擬一佳者。以釋衆疑。師徐徐曰。諸父老誤矣。三生所對。字非不工。第鄙人原誤爲「梅花落地魚鱗薄」。合讀之。乃絕妙一天然聯語。今三生所對。則爲「竹葉上天蟹殼厚」七字。試聯合之。尙復成何意義。言未已。諸父咸思曰。惡是何言。三生對課。各自爲政。寧有可聯合者。師笑應曰。然。然則三家請客。甯有可合主者。耶。諸父語塞。無以對。

⑥ 不會做人

某丙娶婦數年。尙未有後。一日。憤謂其婦曰。人家娶婦。爲嗣續計。何卿獨不會做人。婦曰。是何難。明日卽做給君見何如。丙以婦尙能打趣語也。笑置之。次日。其婦俟夫外出。急入市。購麵粉若干斤。蒸捏之。成一入模。臥之床上。丙歸。寧惟大驚。賦曰。此其婦。婦徐應曰。君家婦真不易作。剛愎妾不會做人。今做人矣。又何事乃轉惹君惱耶。

◎一場天火

某翁之壻。慣說不祥話。一日。翁大厦新成。長壻往賀。至則戶尙未啟。遂開口言曰。甚麼窄門。此刻尙緊閉。若是耶。翁伴作不聞。已而次壻來。翁導觀一周。且詢其式樣何如。次壻曰。屋式甚佳。若論寶價。不過千金而已。翁聞言。譁怒非常。適三壻翩翩至。翁乃急以二壻不吉之語。訴之。翼有以慰其牢騷也。詎三壻復徐徐對曰。襟兄之言極是。然苟一場天火。恐尙無千金可售也。

◎小使吃乳

某紳育子一。甫週歲。尙未斷乳。恐其撲壁扶牆。特備一小使。以爲之扶持。主人性拘迂。每諭小使。無論少主吃何種物。其殘餘食品。爾必須惜福代食之。勿拋棄也。使唯唯。他日。少主剛吃乳未已。忽下地嬉戲去。小使竟忘其看護。以主母懷未及掩。便立即上前。向主母懷中吃殘乳。主母瞋目叱之。小使轉臉

徐言曰：此主人命小的以奉令在前，何敢抗違。

●兩否連用

某英文教師授文法課。一生適有事欲外出，問曰：先生其許我可？教師曰：否否。生聞言發駭，出及尋畢，請其教師責曰：余初未允許若，若何抽出爲？生詫曰：異哉。生生胡自和矛盾？爾疑者先生授文法書，會教生以兩否定語連用，則成一確定語之定則矣。今先生連曰否否，非已明許生以外出也耶？教師爲之語塞。

●滑頭是實

有混名小滑頭者，不詳其姓氏。其父在日，富有貲財，嚴加管束，滑頭尙不能滑。後其父病故，滑頭遂任意混用，竟如滑背之馬。一滑難收，不逾半年，將山房屋產，一滑滑得精光。自知不能再滑，遂滑腳出門。一滑不返，滑頭遂變爲滑脚矣。嗣後音信杳然，其家屬盼望良切。近來忽得一信，略謂滑身出來，滑塌無依，不得已到石門某寺，將頭髮滑滑盡，受戒爲僧。有識之者曰：前號滑頭，尙是混名，今則光頭滑，滑是眞名副其實矣。

●稀飯箱子

消閒大觀第二集第八編

諺云。藍青官話。藍青二字。妙不可喻。蓋本子書中。青出於藍一語。似藍似青。不藍不青。學得四不像也。商人說官話。往往勉強。然更有不做官。而亦說官話者。有某甲心慕做官。擲官棧。走官步。終日學做官。與加子無異。尤好說官話。一日早寤。謂家人曰。你快須在我的稀飯箱子。取我的綠腦袋。家人不解。所謂。瞪目驚視。某甲發急曰。忘入蛋不能辦事。你不曉得官話。謂粥曰稀飯。竹與粥同音。竹箱子不是稀飯箱子麼。官話謂頭曰腦袋。我那箱子內有綠豆一包。豆與頭相類。豈不是綠腦袋麼。家人連應曰。是。

◎小犬有疾

甲乙二人邂逅途中。甲詢乙曰。久不見君。君前數日何往也。甲曰。小犬有疾。心甚焦灼。故多日不出。今尚未愈也。乙曰。子有單方。甚屬靈效。明日當持來。次日。乙果持藥訪甲。視之。則烏藥也。奇問之。乙曰。君昨云小犬有疾。故以烏藥奉君。吾家貓狗有疾。必飲以此藥。罔不見效。甲知其誤。乃語之曰。吾子病耳。非犬也。乙曰。然則昨日何不實說吾子。而云小犬。誰有閒暇猜此隱謎。

◎蘿服一味

有一館東極吝。延師呂某。每餐僅供蘿藦一味。先生厭之。幾三月不知肉味矣。其徒甚愚。年已舞勺。僅

對兩字對。先生亦惟以羅服二字命對。俾其每食習慣之物。易於解釋也。時方盛夏。館東忽病。為殺。館東招先生同宴。席間問其功課。先生曰。文郎質尚靈敏。近能對二字。館東即以楊梅命對。子應聲曰。羅服。東頷之。竊喜其捷。復以葛巾命之。子應聲曰。羅服。東怪其不對。先生解之曰。文郎所對者羅服也。東更以窗西命之。子應聲曰。羅服。東更訝其不對。先生解之曰。文郎所對者路北也。頗為工切。何為不對。東語塞。因思有先生代為強辯。若再問去。勢必又將羅服兩字巧飾。因問先生何以致徒僕對羅服兩字。先生曰。東家何以每飯僅供羅服一味。東始知其報食羅服之怨也。

洗爾祖宗

有某甲。至大馬路之轉灣處某浴池洗浴。洗完後。不著一絲。從內而出。坐於坑上。堂僧盛上臉水。某甲先擦其面。既而渾身上下。無不一一遍擦。積又耐足。高捧厥物。擦之不已。旁有一客。見而惡之。謂曰。爾以擦面之布。洗爾祖宗。爾之祖宗。果然清白。然這臉布。不能再用。轉囑堂僧。即以拳捧。可作尊夫人桃花馬上用也。

老牌牙粉

滬上風俗。不論營業之大小。多利用廣告。藉以招徠。近來愈出愈奇。竟有不用傳單。而用極小之

名片者。有某學究。在茶肆中獨坐品茗。見一人手持名片。直趨學究之前。學究遂離坐而起。雙手受之。視之則老牌牙粉四字也。不禁噫然失笑。蓋近日卡片之風盛行。對於素不相識之人。每以此物相贈。而學究眼認此人。有慈姑納。故不覺譏恭之誤用也。

貼切典故

某善作對聯。所用典故。能使雅俗共賞。一日有姓高姓張者二人。來求作聯。某即提筆寫出五言對聯一副。先與姓高者。其詞云。世澤文星照。家聲武藝強。蓋用文星高照。武藝高強成語也。既乃問於張曰。張果老買妻。張猛打爹。這種典故。很是通俗的。如今你的對聯。就用買妻編世澤。打父繼家聲。這兩句何如。張曰。我叫老二。求你作對。必須貼切我老二兩字。方可適用。某曰。然則張大明皇。這句成語。你可知道。張應聲曰。知之。某又曰。活捉張三郎。這段故事。大約你也知道。張又應聲曰。知之。於是某即寫出兩句云。令弟可憐遭活捉。乃兄猶幸做明皇。張欣然受之而去。

呼犬伯伯

某君有子六七齡。未知習禮。遂教以應對進退之道。云凡我與友人說話。稱其爲兄。汝可尊以伯伯。我稱其弟。則汝以叔叔稱之。子謹記。一日同行街市。有犬追吠之。勢將被咬。某君憤甚。聲嘶大叱曰。汝兒。

語尙未畢。子對犬長揖曰伯伯。

● 剃之何妨

皖人某甲者。性貪小利。視一錢如斗。大常與人賭東道。凡他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獨能爲之。故未嘗輸也。年近半百。留鬚年餘矣。友人戲謂之曰。君自里中出門。未嘗有鬚。今留得鬚。爾爾回家。非特兒童相見不相識。卽尊嫂亦必見而生憎也。奈何。某曰。易耳。不妨剃之。友人憐意曰。果能剃之。吾輩當送一元東道。供君痛飲。皆以爲既已留鬚。決無剃之之理。是萬做不到事也。詎某甲頓至整容店中。行盡剃去。濯濯然奔至友人處。示之曰。東道何如。友人拍掌狂笑。東輸一元。某甲納入囊中。笑道。沒有三分重。賣出一元來。再長再剃何妨。

● 借狗發揮

有甲乙兩親家。甲富而驕。且有官僚派。自稱曰大人。乙則貧甚。甲每擲擲之一日。甲至乙家。見狗爲西洋產。耳下垂。甲本鄉人。平日所見之狗。無有垂耳者。奇之。問乙。乙答曰。我所養者。非狗也。犬也。狗本賤種。犬之價值數倍於狗。故犬字從大。亦猶人之自貴者。必以大人呼之也。甲知其誦已。然亦無可如何。悵然而返。越日特招乙飲。將家中之狗。咸以銅錢繫其耳。使之下垂。俟乙至。卽示之曰。我家所養者亦

夫也。君不見其耳皆下垂乎。君昨言犬貴於狗。誠然。但其所以貴重者。因其肩上一點。故人亦必肩能負荷一稱責任。或升官。或發財。總要有一點出息。若貧無所依。無一點用。此誠犬之不若。直狗而已。乙聞之。知其借狗發揮掉頭而去。

◎髭鬚最硬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石頭與鋼鐵。其人曰。石可碎。鐵可鑿。安得爲硬。以弟看來。惟兄面上髭鬚最硬。鐵石總不如也。問其故。答曰。看老兄這副厚臉皮。已被他鑽了出來了。有戲者回嘲曰。足下面皮更老。這等硬鬚還鑽不透。

◎請掌雙頰

有某甲者。富人也。性健忘。且極慳吝。曾約某乙至寓吃酒。不過口頭言語。照例周旋言罷。即已遺忘。再隔一夕。更拋在瓜瓞國中矣。孰意乙固信人。如期而往。坐待半日。絕無具酒意。甲須臾入內。良久出。舐嘴抹唇。蓋已背客飽殮矣。仍舊相陪清坐。乙飢腸轆轤。頗不可耐。乃立起告辭。以頰相向曰。請爾打我兩個巴掌。甲曰。是何言也。豈有此理。乙曰。有個緣故。我來。人咸知是君家招飲。今雖未飲。亦須裝出飲酒形狀。爾之體面。亦我之體面。故特請重重打幾掌。一掌作五分。兩掌作一兩。暫當燒刀。庶幾雙頰齊

缸。以便假充酒面也。閣下以爲何如。

◎地獄幻相

七月十五日名中元節。某家于十四日延僧設盂蘭會。至夜半擲米高唱宣亡魂。有某甲者狂妄無忌。素不喜輪廻之說。指僧大笑曰。爾如此行境。幽明異路。誰見誰聞。同觀者急止之。謂汝少年無知。勿爲妄言。夫中元超幽一事。專祀無主之孤魂。以饗冥間之餓鬼。凡人一日無錢。便覺了無興趣。人鬼雖殊。其情亦復相同也。甲見衆口同聲。口不言而心甚非之。時正炎暑。人人渾汗如雨。忽自覺陰風撲面。寒氣逼人。霎時間形神頓變。迷惘不省人事。紙曰渴甚渴甚。以手掬爛泥。向口塞曰。好吃否。好吃否。觀者心知其異。扶送以歸。可知地獄之設。亦非盡屬子虛。如甲者。欲作無鬼之論。先爲泥鬼。此之謂地獄幻相。

◎師生衝突

一學校某生口如懸河。專與教員爲難。一日有某教員在宿舍自憤曰。當半年教員。受半年氣。某生聞之。隔舍應之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又一日某教員曰。學生到校。喜行畢業禮。某生亦應之曰。教員得錢。何聽上班鐘。於是師生二人。大起衝突。

◎聯床夜吟

張沈王三人游燕都。止旅邸。聯床夜話。久不成寐。因聯句云。三個游人做一床。一頭張沈一頭王。繡閣綿被。如獸。瀟瀟。尿壺。熱似湯。六足屈伸。須有細。三臂。反覆。要提防。本心。及。久。不得。續。無意。中。偶。聞。隔。壁。旅客。闖。破。腳。瘡。大呼一聲。遂。續。成。一。律。云。忽。聽。一。聲。咬。暗。響。有人。闖。破。脚。邊。瘡。

◎見錢說話

客有回家省親者。因貪趕路程。忘其宿店。時值夕陽西下。新月東升。四顧蒼茫。不知所止。正徘徊間。忽見一丐人荷担而來。客喜甚。以爲可指迷也。鶴立而待之。有頃。丐人至。客一再問之。不答。客疑是啞子。乃以手作問津狀。丐人亦以手作錢樣。示以得錢。方肯指引。客喻其意。即出數錢與之。丐人乃閉口。指明宿處。客曰。你爲甚無錢裝睡。有錢不裝睡呢。丐人曰。你不聽得。如今世界上有了錢。纔能發說話哩。

◎瞎子服禮

有某姓家。主人在門前呼一瞎子算命。主人爲問何價。瞎子曰。長命短命。主人曰。長命若何。短命若何。瞎子曰。短命七分。長命二錢。主人曰。長命一錢可乎。瞎子曰。算命豈有還價。爾若捨不得錢。我便送爾一個短命。氣沖沖。拿了絛子。將去。主人怒。攔以聲。詢其絛子曰。今日定要送。爾若不送我命。我必要

送爾命紛紛吵嚷。互扭不已。後經和事。老命瞎子備香燭。磕頭服禮。還其紗子。縱之使去。

⑤長短調堪

有二人。一長一短。各集四字句以相諧謔。長者諍短者曰。居惡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養其小體。必也射乎。短者嘲長者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填地福小。則樂而委之於祭。魚鹽不可勝食也。

⑥買瓶耳朵

古董攤上有一古磁瓶。而瓶側有兩耳。狀極古雅。質極精緻。價亦頗昂。有人問曰。兩元可買此瓶乎。賣瓶者笑曰。兩元耶。只好買瓶側之兩耳。其人怒其嘲笑。思得一計。俯拾地上小石片。擊其兩耳。向懷中取二元與之曰。汝言二元可買瓶耳。余今買之矣。賣瓶人急奪回。已無及。耳既亡。瓶喪其值。與之論理。則彼直我曲。懷喪而已。

⑦單親大人

某生聰穎過人。先生常獎之。生亦日命不凡。一日。先生教其作家書。曰。父母健親大人。萬福。生曰。吾悞矣。次日生出。先生見其案上有八行書一紙。取視之。上曰。母親大人。五千福。先生大駭。未幾生來問。

之生曰。父母俱在。故曰雙親。大人萬福。今吾父已去世。須照算學上規例。減去父親所有的。故曰單親。大人五千福。先生曰。善。也不如吾。

◎ 惡臭之足

早說甲者。脚有濕氣。縫中之水。常滴滴欲墜。其臭不可嚮。每當炎夏之際。終日赤脚坐。則以足擺於几上。茶碗烟袋。悉置其旁。客來必以烟茶相餉。人無吃者。有某乙以足臭二字。作破承贈之云。鼻之於臭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天下之足同也。如惡惡臭。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奚足哉。

◎ 白字師母

村學究在家設塾。有二學生。一眇左目。一眇右目。同讀論語至齊一變一節之下。學究外出。二眇學生。忽然毆打。其師母憐而出視。眇右目者曰。此句明是角不角。角哉。角哉。彼定瓜不瓜。瓜哉。瓜哉。師母視其書而笑曰。汝二人各據一目所得。均係誤讀。是句讀准。乃瓢不瓢。瓢我瓢我。

◎ 一死不返

人迷於神權。尤信巫覡。甚病革時。猶名術士問曰。某病且死。但未知死後尚佳否。術士略一推算。答曰。佳極佳極。其人曰。何以知之。術士曰。是至易解。倘死後而不佳者。則死者皆鴻歸矣。今一死不返。是

◎花朝新闋篇

乍至春和寒漸消。一年佳節數花朝。嫣紅姹紫齊爭艷。但只見。綠柳初舒紅杏嬌。嘓嘓鶯聲穿柳巷。翩翩蝶影舞花梢。暖風吹得人如醉。真個是。美景良辰不易描。有的是。結伴踏青尋勝境。有的是。比肩細路步芳郊。有的是。春衫乍試腰如柳。有的是。粉面微紅點似桃。也有。的。帽影鞭絲誇瀟灑。也有。的。輕車肥馬任逍遙。也有。的。攜童扶老同遊賞。也有。的。東笈欣逢手亂招。說不盡。春景融和人盡愛。游春人共樂心苗。獨歎那大軍閥。關官僚。爭權奪利不辭勞。窮兵黷武無休歇。妄動干戈把國本搖。却不念。世間富貴如朝露。禍福循環不易逃。何苦貪心無饜足。淫威濫逞禍同胞。反不如。趁此春和同釋怨。棄嫌修好訂新交。齊心同把中華救。好使那。國運興隆戰禍消。倘有餘閒添逸興。尋春同把友朋邀。對花酌酒真風雅。到那時。始信人間清福饒。更可以。萬歲千秋稱盛德。他年青史姓名標。庶幾不負此花朝。

◎上海洋場贊

吾來尋開心呀。唱隻上海景。上海格景緻。多得嚙淘成呀。諸位末。靜呀靜靜心。吾來那

格慢慢末。一一唱分明。

小小上海城呀。自古到如今。外人格租界。反而大幾成呀。洋房末。造得密層層。汽車那

格電車末。快得像騰雲。

東西兩頭門呀。位爾末走道。兩旁格商場。百貨雜端整呀。城隍廟。老廟坐中心呀。半邊

那格皇隸末。嚇呀嚇煞人。

翠裏花園進呀。當中湖心亭。四美格軒裏。客商南京人呀。古董末。價錢真熱昏呀。討價

那格銀元末。實數幾百文。

龍華好風景呀。寶塔有七層。春二格三月。男女去踏青呀。汽車末。來去路上行。嗚嗚那

格喇叭末。接連不絕聲。

西商跑馬廳呀。春秋跑香檳。萬人格空巷。大眾到來隨呀。手裏末。拿仔千里鏡呀。獨馬

那末票子末。輪贏大出進。

東頭是黃浦呀。西去大馬路。先施格永安。開勒兩對過呀。出售末。中外環球貨呀。等到

那格廉價末。買客笑呵呵。

鬧猛四馬路呀。無數野鷄窠。這塊格辣塊。立滿揚州婆呀。面孔末。好像包脚布呀。一見那格瘋生末。雙手望裏揀。幾家滑稽場呀。實在真鬧忙。宣卷格灘響。還有影戲場呀。戲法末。變得好白相。羣芳那格台上末。個個紅姑娘。講到吃點心呀。有名四時春。湯包格春卷。蟹粉小油汆呀。半齋末。乾練頂出名。餛飩那格湯團末。要算北萬興。

⑤ 鎗斃空城計

我正在茶樓品香茗。忽聽得馬路亂紛紛。人聲鼎沸盈耳震。却來原閣瑞生處決死刑。我也曾出門。去打聽。打聽得槍斃就在龍華鎮。一來是謀財害命手段狠。二來是野心勃勃太無人道心。故而開車去游行。徐家匯路上藥水殺蓮英。可憐那蓮英弱仔伶。就此香消玉碎在絲帶上送了。他呀他性命。瑞生個狗賊真黑心。拿看這成千累萬累萬成千鑽石珠寶和金銀。天網恢恢難以逃遁。法庭審結抵了蓮英命。你何必胡思亂想心不定。我就來來來。舉起槍頭拍搭一聲。

⑤方卿唱道情

好親戚。莫貪財。貪了財。心便壞。如今世道是大更改。窮在鬧市無有人來問。富居深山遠親來。江山還有是興和敗。親姪兒來見姑母的面。太不該將他趕出門外。人家說。強盜狠。偏偏說。勢利人。他此那強盜還要狠十分。有財有勢有力量。無恩無義無情分。不善窮人的死和生。勸富人。發些慈悲。救一救。那天下的貧困。我本是一書生。別老娘。離鄰井。千里迢迢來投富豪的門。冷粥冷飯冷小菜。冷言冷語冷板棧。大雪寒天趕出門。險些兒我性命難保。這都是你姑母的大恩。官太太。才勢利。見窮人。真小氣。娘家骨肉是全忘記。雪中送炭世間少。錦上添花老面皮。富貴人那有是富到底。有一日窮人得志。你就要求恭喜恭喜。

⑥又麻雀五更

一更一點月色涼。阿來又麻將。咳呀呀得而噲。說着就來碰。洋蠟燭點得澄澄亮。在是自家眼。小巧點呀。又格洋三兩。咳呀呀得而噲。弄弄白相。二更二點月升東。對家碰西風。咳呀呀得而噲。一看是門風。台面上吃出嵌五筒。裏向一

刻龍。風白對倒。自摸一只風。咳呀呀得而暗。四番做成功。

三更三點月移西。獨乘出充俚。咳呀呀得而暗。放你娘格屁。豎起牌來獨見東南西。想想

真哈氣。恨起來呀。牌要甩脫俚。咳呀呀得而暗。再碰嘍志氣。

四更四點月已斜。獨講出大牌。咳呀呀得而暗。在拉別人家。自家一副勿和着。心裏真不

快。無念頭呀。偷仔龍風白。咳呀呀得而暗。碰幾極靈牌。

五更五點天亮哉。麻雀碰完哉。咳呀呀得而暗。只好立起來。我銅錢勿有勒里還。明朝帶

得來。要拿銅鈔。轉起吃夜飯。咳呀呀得而暗。搭偈明朝會。

南陽關鼓調

隋煬帝無有道亂朝綱。弑父奪權理不當。嬌兄圓嫂論理喪。信奸近佞遠忠良。朝廷出了奸黨字文化。及與楊素。專行殺割黎民遭殃。許多的衆文武都辭了王的駕。他們一個退歸林下避地隱藏。那昏王恐怕厭不住黎民怨。他纔選了來僕射的先老生。名字就叫伍建章。他命老先生把草詔。頒行天下伍建章。他在金殿龍樓罵昏王。煬帝一怒將他綁在了雲陽市口被刀傷。老忠良一死民皆怨。最可歎滿門家口盡皆亡。逃走伍保一名小家將。南陽關送信一路苦奔忙。不言伍保在路途上。把那朝中說

端詳。字文化及上金殿。第一聲吾的主有道王。臣啟奏不爲別的事。有件大事不敢瞞藏。伍建章他有个虎狼兒名叫伍雲召。老王爺欽封鎮守在南陽。論文才滿腹。經綸胸臆。學問論武藝。能征慣戰。令人難當。上了陣。全憑跨下馬。還有那鬼慘神愁一桿槍。在南陽。若知曉他的爹娘。都把命喪。一定要帶領人馬。叛反朝綱。到了那時。節將至。邊邊兵臨到城下。少不得損兵折將。耗費錢糧。趁此不除。終須是後患。依臣奏。趁這萌芽未出土。給他個一掃光。昏王准了。驥臣奉金殿龍樓。選忠良。韓擒虎。掛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行將勇兵。又張宇文。成都押糧運着草。浩蕩蕩。旌旗招展。殺奔南陽。且不言人馬行在中路上。再表表伍雲召。他鎮守在南陽。這一日。在帥府庭前。覺悶倦。要行園探獵。到太行山。結交下一位好漢。雄闊海。這個人力大無窮。能把二虎降。想當年他父作過總管。都只爲奸臣當道。告老還鄉。家門不幸。遭天火。二老雙親。在火內亡。無奈的英雄。落草爲了寇。殺賊官。除污吏。剪惡安良。在那一路上。並不切來往的旅客。與經商。雲召愛他是好漢。二人結拜一爐香。說賢弟在此。暫把兄等等。候爲兄到南陽。急寫摺本。奏明聖上。保你爲將。把兄赦。辭別了好漢。雄闊海。這位伍雲召。帶領人馬。轉回南陽。進城連響三聲砲。衆將迎接。站立在兩旁。帥府庭前。下了馬。有從人接過爺爺馬。絲繮。這闊虎步朝內走。賈氏夫人。迎接在二堂。夫妻對坐。把話講。提起打圍在太行。太行山。結交好友。雄闊海。這

個人他稱得起是擎天白玉柱。駕海紫金樑。夫人聞聽心歡暢。吩咐一聲擺酒漿。酒飯已畢殘席撤。上房之中乘上燈光。吩咐僕女早散去。兀帥勞乏要安康。懷抱着伍登兒父子在床榻畔。真正是人得了喜事樂非常。一更一點床上躺。鼓打二更夢黃梁。夢中他來在了大堂之上。看不見大小三軍來站堂。忽聽一陣狂風響亮。見一人影咕嘈咚走上堂。未曾開言淚如雨降。雲召吾兒聽端詳。休把吾當作妖魔。從天降。吾是兒的父伍建章。老主卻不幸龍蹄海藏。次子楊廣亂朝綱。他不該鳩兒圖嫂倫理喪。他不該欺娘姦妹亂綱常。他命爲父把草詔頒。經吾在那金殿龍樓罵昏王。昏王一怒將吾綁。綁在雲陽市口被刀傷。殺了爲父還在情理之上。絕不該滿門家眷三百口。一刀一個一個一刀盡皆亡。逃走伍保小家將。南陽關送信苦奔忙。韓擒虎掛了招討元帥印。麻叔謀正印先鋒將勇兵強。宇文成都無敵大將。他的武藝倒比兒強。吾兒若聽爲父勸。棄走南陽奔他鄉。吾兒不聽爲父講。怕只怕絕了咱伍門後代香。雲召夢中要答話。見一位年邁媽媽走上堂。連叫三聲伍雲召。吾是兒的養身娘。快給爲娘把仇報。不枉爲娘吾養兒你一場。欄檐下站定許多無頭鬼。報仇二字亂嚷嚷。雲召心中似刀擾。醒來時萬籟無聲一片寂。聽了聽盡鼓樓樓上。鼓打正三更。伍雲召在南陽關得了一場凶惡夢。到了後來宇文成都來到此。少不得擺下戰場。

◎烟花女子十歎

烟花女子恨年華歎一聲。思想起爺娘愛奴寶和珍。大不幸墮入青樓爲賤役。可憐奴是花容月貌爲誰春。雖然是俏丰神。鼻烟壺兒多歡心。恨只恨自少先飄零。何日從良還我自由身。烟花女子想大老歎二聲。不該蹉跎時光直到今。想當年只知圖眼前樂。那肯回頭去作小星。駒長疾秋復春。分明團扇秋風捐棄輕。粧台冷落是多感慨。憔悴那情緒怨恨并。烟花女子怨貧窮歎三聲。想起節浪好不傷心。恨滑頭。酒共和。漂去數百銀。害得奴。背帶擔苦難做人。債務逼。怎調停。憐香惜玉誰輸纏頭金。可憐我吃了這碗風流飯。弄得來落賬房毫沒收成。

烟花女子鬧場面歎四聲。晚粧未竟客已臨門。花園方纔來。汽車又相迎。和酒局裏時常到天明。生張經弗活。熟魏擲醋瓶。個個是賄報効要買奴心。最可恨一筆糊塗帳。不該做時髦紅信人。

烟花女子小有才歎五聲。出身也算舊名門。錦心繡口難醫奴薄命。月夕花晨寄托枉多情。想當年出風塵。薛濤蘇小多是個中人。到如今萬古留芳名。留着奴何日遇知音。

烟花女子苦堂唱歎六聲。怎比得人家婦女自在身。天天晚上來應局。脆喉嚨。張逼到更深。都只爲天生妙音。邊雲繞梁太惹人聽。雖然春風一曲紗一疋。怕只怕撐盡精神剩可憐生。烟花女子恹恹情歎七聲。思想起來終身事倚靠何人。恨情郎你一去竟無消息。害得奴瘦比黃花要添三分。酒局懶去侍。牌局怕酬應。竟日裏情絲撩亂不分明。奴雖然海誓山盟從實訴。沒一個深心奴的真心。

烟花女子傷醜隨歎八聲。面帶麻五官又不靈。黑皮膚怎塗花粉。自恨東施貌難效捧心顰。思想起淚紛紛。枉裝俏哄不動遊人。天賦容顏應該要公平。如何偏偏委屈到奴身。烟花女子誤淫慾歎九聲。天生成一剪秋波勾惹遊人。非是奴朝秦暮楚。只圖歡樂慣瀉去儂情。多只爲情難禁。勒不住意馬又心猿。恨只恨迄今無了局。終究是貪風流誤了一生。烟花女子墜烟籍歎十聲。手拿橫簫常對脚後燈。雖然紅顏還未老。無奈瘦弱少精神。當年風月場。京馬常臨門。自從那成了癮。應酬不營心。何況俸盡作夜多方躑躅。悴憔悴。花月貌。孽海永沉淪。

勸戒烟粵曲

洋烟引緊得。好多人。個個明知種毒禍根。無奈嗜好起來。心內混沌。只顧目前適意。不管面起烏雲。日夜睡在橫床。諸事不問。牀中點着個盞照屍燈。擔槍鋼托諸般品。烟盒烟盤件件要勻。氣川丹田真係要緊。附埋雙眼好似就見閻君。食到骨瘦如柴形變盡。晨昏顛倒晝夜辛勤。倘或一時唔得過引。個隻洋烟鬼魅把他來引。悶到欠伸。無倚着個草涕酸汗冷。遍體如暈。執云此。神油品。七農工買一食就誤終身。創業興家。無佢份重。怕祖宗遺產保守唔能。官場愈更唔堪問。若然嗜好怎樣表率軍民。國病奄奄誠不振。財窮種弱。尙有幾個原因。上憲觀此妖魔心不忍。先從官吏設法般。到個的藥丸。勉勵你地除烟引。苦心切割換過腦筋。三個月一切戒除。須着緊。莫話陽奉陰違。反害自身。欽此。欽遵。牢記謹。喉唔在問洋烟誠毒品。但得早除一刻。早一刻精神。

☉小尼姑思凡

（風吹荷葉簫）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經奩了木魚。丟了繞鉢。學不。羅刹女去降魔。學不得南海小月觀音。夜深沉獨自臥。起來時獨自坐。有誰人孤凄似我。似這等削髮緣何。恨只恨說謊的僧和俗。那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那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那裏有光湖兩岸流沙佛。那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從今去把鉢樓佛殿遠離却。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一心不願成佛。不

念彌陀般若波羅經願生下一個小孩兒。却不道是快活殺了我。

第十編 舊貨店

新寓言

水 水決大堤而沒某村村之民四萬餘人。將爲魚矣。其長老曰。吾儕每歲供工役。出經費。以修堤。堤
壘甚固也。水胡爲得入。必有爲私利而敗堤工者。我儕縱死。必求敗堤工者而殺之。勿令害人者獨得
享安樂也。衆哄然曰。不如即取而殺之也。乃共乘筏獲掌堤事者。輸之。罪狀顯著。欲投之水而殺之。掌
堤者懼。乃發金。親督子弟繕堤而固之。而疏已入之水於溝洫焉。自是某村遂無水患。

火 某室被火。燬及四隣。室之人驚起。居廂者謀救其廂。居樓者謀救其樓。其所居在牆下之園中者。
則曰。火未及我。吾無以救爲也。復返於牀而假寐焉。有童子立於椽上呼曰。火勢甚熾。請合力共撲火
根之所在。而共執夫煽火者。必無救也。衆大悟。共求火所從發之處。得火藥數筒。以澆河而滅之。執種
火者殺之。屋果獲全。

虎 甲乙二人同行。遇虎。甲伏地叩頭。哀虎勿食己。乙奮拳擊之。遍體受傷。不懼也。虎不能勝。遂舍乙
而攫甲以去。或問虎曰。乙攻子而獲舍。甲哀之而被噬。何也。虎曰。吾以食人爲天職者也。甲來哀我。示

我以易爲我食也。乙不哀我而禦我。不避其銳。吾亦必傷。吾惟願凡遇我者皆如乙之哀予耳。

樓子 某甲寤寐。忽夢室中器具盡化爲人相與笑樂。獨樓子之所化。不得入隊。若爲衆所不齒也者。某甲問焉。則喑然曰。彼甘心屈伏人肘腋之下。奴隸之性。若出天成。無特立獨行之操。吾儕固善與之。也。甲愾然而覺。回憶其言。爲之爽然者久之。

童子 有童子哭於樓下者。客問之曰。饑也。若曰。有食在彼。何弗食耶。童子曰。吾不欲手匕箸。又哭。又問之曰。寒也。客曰。有衣在此。何弗衣耶。童子曰。吾不能挈衣。傾。又哭曰。吾欲登樓也。客曰。有梯焉。何弗緣而上耶。曰。吾欲登樓而不能緣梯。卒以飢寒死於卑溼之地。

某市 某市多火警。乃相與謀設警鐘。既成。市之長老相與語曰。火之爲害。全市共之。非吾所獨也。吾自慎焉。吾屋或不火。胡以是鐘。鐘者爲吾惡其機吾之清夢也。遂碎警鐘。復設。復碎之。有羣盜至。縱火劫市。衆欲報警。則無鐘矣。盜遂飽掠而去。其長者皆死於甜夢之中。

某公司 某公司者。其股東每年必納金於經理人。以爲股本。經理人任情揮霍。且攫其贏以入己。久之。虧累盈億。經理人乃以股東之田園屋宇。抵押於人。亦不問股東也。於是股東相與謀所以止之者。遂共議自後不復納金於經理人。使受困而走。然後擇可任者付以整理之資。經理人恐。願欲改行。及

明年股東之納金者如故。又明年亦如之。經理人益縱恣。遂窺股東之產而盡焉。

雲與炮。濃雲屯積。霖雨傷苗。有老農謂其父兄弟曰。不麥之不畏。以雲之不散也。若以巨砲轟之。

則雲散而雨止矣。衆曰。以砲轟雲。恐得罪於日。且雨四鄰。不可實積。論厚大雨如汗。歲幸大饑。

某夥一。某夥盜肆中金銀以入己。主人聞之。解其職使去。夥大喜曰。吾已有良田美地高樓廣廈。亦

已厭爲商人矣。不及辭而去之。

某夥二。某夥作弊。且庸同儕。同儕訴之店主。店主仍以問夥。并使之問同儕之疾苦。某夥則眩已之

長。以告益窮。治訴已者。店主以爲能。

電影酒令

近年來國產影片。風起雲湧。幾與歐美並驅。曩集王次回疑巾集句。戲以片名爲製酒令數十則。藉

留紀念。

學書不學術夫人

人心

心斷猜嫌從客語

消瘦沈吟幾日疑

疑雲

雲外猶關墮珥心

服波第一訪他覓

覺悟

悟却楞伽盡掃除

輕狂縱跡廿年前。前情。情深那更厭離羣。
自愛畫橋清月好。好男兒。兒聲婢棒藉重裯。
睡絨紅點碧應南。南華夢。夢去猶防泄異香。
剪燈几榻寒相守。守財奴。奴勞見效便相誇。
文心磨洗鐵沉沙。沙場淚。淚墨難題滿壁塵。
堪稱色香俱第一。一月前。前院過來燈掩映。
此生合屬寄生未。未婚妻。妻陪晚食親燒竈。
牆陰遠逼却空還。還念記。記取金稜莫再投。
曲本偶成花樣小。小情人。人去遠猶回望見。
磨耗雄心漸已空。空谷蘭。蘭薰經月尙馥微。
瓊樹瑤枝分外清。清虛夢。夢中驚問聽邊冷。
望見寶山一抹青。青年鏡。鏡中鑄就嬌顏色。
千闌百就多辛苦。苦學生。生前惜不加餐飯。

消閒 大觀 第二集 第十編

慈中偷賦比紅兒。	兒孫福。	瀟瑟他年在阿侯。
眼波肌雪正宜秋。	秋扇怨。	怨鴛鴦正飛忙。
玉池吹氣比青蓮。	蓮花落。	落筆真吟萬馬空。
桑麻僻處爲花斷。	斷腸花。	花影長廊瞥見時。
懸知神口羅巾上。	上梅花。	花氣與人渾不辨。
後庭梅蕊將舒白。	白蛇傳。	傳卿月下爲歡訣。
索我搔頭抽鬢玉。	玉梨魂。	魂銷牆隙睹非烟。
笑顰乍回全似母。	母之心。	心閒易得詩村軟。
紅箋燒過字千張。	張欣生。	生小不窺青玳閣。
買笑敢云非措大。	大義滅親。	親封幾葉秋茶去。
西崖木末孤亭上。	上海之夜。	夜月歌聲隔巷憐。
滿院簾櫳颺晚風。	風雨之夜。	夜飲朝歌晝未眠。
人間花草真堪愛。	愛國青年。	年年相對插梅時。

周姥傳詩莫記將。	將軍之女。	女伴是歡還是妬。
最宜人處是溫和。	和平之神。	神仙原是美人修。
寂寞岩阿擲夜玉。	玉潔冰清。	清平會向清時吐。
酒闌頻喚小梅花。	花好月圓。	圓喉脆節如絲度。
草草猶多未訴情。	惜場怪人。	人間多少雙飛侶。
歡情豈係眠遲早。	早生貴子。	子晉綸巾雅稱無。
蕪萍乍聞心便醉。	醉鄉遺恨。	恨無禪慧與消除。
衫戲時已逗風情。	情海風波。	波平誰辨宓妃長。
曉粧成後未開窗。	窗前足影。	影似垂楊氣比蘭。
明知階底蘆郎立。	立地成佛。	佛號效將鸚鵡念。
聊以闌疏知鄭重。	重返故鄉。	鄉園事畢願人出。
孤注尚拼微萬一。	一串珍珠。	珠璣自雨到龍舟。
便似廻又織恨人。	人面桃花。	花下有甘須並剖。

繡袍端欲借天公。

公平之門。

門隔桃溪怕蝶迷。

寄語高唐神女道。

道義之交。

交無使客信非夫。

酒力不禁噴侍女。

女依李飛飛。

飛語情踪事事說。

獨客秋閒病思孤。

孤兒救祖記。

記得西川章相詞。

曉閣平臨春色上。

上海一婦人。

人間刻骨難忘處。

感謝明懷念病夫。

夫妻之秘密。

密緒還須對面論。

况是可兒能不愛。

愛神的玩偶。

偶愛跳魚撥刺聲。

未應蕩蕩減觀情。

情絃變音記。

記將幽夢說惺惺。

梅蘭簇雪敬頭新。

新人的家庭。

庭院松風類隱居。

佇立牆東目送勞。

勞工之愛情。

情深豈怨橫陳曉。

盲跛一夕談

盲與跛同屬廢疾。各有其所苦也。一日跛者過盲子而訪焉。盲子曰。子來何事。願聞其詳。跛者曰。久未相見。適過君第。欲叙別情。無他故也。盲乃款之坐。相與訴衷曲。談身世。娓娓不倦。殆亦一苦中之餘樂。

也。盲人曰：吾之身世，昏昏黑黑，獨物不明，鑑理不真，是非倒置，黑白混淆。凡大千世界之形形色色，皆不得悅目而貪心，惟是朦朧昧昧，不知不覺，空負良辰，清夜自思，嘗以爲此身不如早歸鳥有。若子雖病及一足，不過稍艱趨步而已，而外界之千態萬狀，皆能目睹而心領之也。跛者曰：唯唯否否，子雖盲於目，不盲於心也。故方寸靈臺，常如水之清且澗，玉之皎且白。若余也，耳既有所聞，目復有所視，苟有所感觸，欲止則雄心未撤，欲進則趨步維難。憶憶往來，明從爾思，其苦實有甚於汝也。盲者曰：否，吾猶有特別之苦衷在焉。蓋視覺既失，易受欺飾，士卑在前，而人以爲泰華也。吾亦泰華之矣。至友在側，而人以爲仇讎也。吾亦仇讎之矣。指鹿爲馬，余均莫得而窮其究竟。若子則雙眸炯炯，可絲毫欺飾乎。且昔孫武墮頭而論兵法，晏子跛者而相齊國，却子偏廢策馬攻齊，古書所載，歷歷可數。夫古今一體，子安在其不可有爲者。若余也，則兩目失明，百事爲阻矣。跛者曰：此無可期，且以此例推，則吾聞盲者足以獻詩掌樂，跛者不過爲閹人之微而已。以形跡觀之，高下固已攸分焉。盲者領而思，思而言曰：吾儕不幸，作廢人，要皆無樂境之可尋也。子休焉，願毋自擾爲。跛者乃畧敘寒暄，躊躇其步，話別而去。

◎滑稽新樂府

▲吹牛皮

想當然。莫須有。運長活開大口。轟轟烈烈將軍某。寶劍在腰印在肘。過江名士推王謝。洛陽紙向雞林走。政客紛紛李與牛。但有聲名皆吾友。吾友淚洑瀾。莫歌行路難。阿蒙正好刮目看。嗚呼金人銘。言非欺。撥舌關口來狂狂。七札吹穿無一是。噉噉鬼哭牛皮灘。

▲拍馬屁

夜何其。客在門。日三竿。主欠伸。稱萬福。神欣欣。窺窺旨。何殷勤。主有所詢。諾諾而云云。主有所使。家突而狼奔。大庭賜顏色。受寵忽若鶩。歛袖肅而退。歸去驕家人。明日隨公郊外走。不走馬前走馬後。揮馬以手塵滿口。勞苦於臣復何有。嗚呼勞苦於臣復何有。

◎國朝名人趣史

錢虞山既娶河東君之後。年力已衰。門下士有獻房中術以媚之者。試之有驗。錢驕語河東君曰。少不如人。老當益壯。河東君笑答曰。華而不實。大而無當。

秀水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醃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低語曰。無他。於始花時。鑿去其中。

一鬢耳。朱曰。然則吾之懼亦無他。昨所預烹者耳。相與撫掌。

嘗逢曹學士浴禱。爲諸生時。放誕風流。不拘小節。博場酒肆。時寓迹焉。邑中秋賽社。例以一人扮爲神金朱塗面。與行通衢。婦女傾城出觀。畧無隱蔽。曹心艶之。遂任是役。妖嬈艷女。貴婦名姝。任其平視。且預囑與夫於銀光衣香中。故躡遲其行。旣而學博知之。欲申於學使者。概其於適提鄉試。報至乃止。江西王子。博學能文。才名卓著。嘗宿妓於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嘯。曉過子。一時子尙未起。錫嘯隔幔坐待之。子一不知也。尙妓誇平生費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金屋藏汝矣。錫嘯嗔然大笑。子一驚起。慚責幾成大隙。次日有舉此事以問毛西河。于一當時該作何語者。西河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伴醉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笑。

張船山先生問陶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履。忽告所親。願化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消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利管。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釵篸此時無妬婦。傾

城他日畫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壇何事苦窺臣。亦詞壇雅韻也。

秀水朱竹垞。善詩文。而填詞尤有元人雅致。樊芝麓夫人顧眉生。嘗見竹垞詞。風急也。瀟瀟雨。風定也。瀟瀟雨。傾壺以千金贈之。國初宏獎風流。不特名公鉅卿爲然。卽閨中好尚亦爾也。

勳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詞林。落魄不羈。索逋人常滿戶外。一日天氣甚寒。設盛饌宴客。客皆衣絮貂。海涌而來。室中多設火爐。勸酒甚擊。客皆汗出。解衣暢飲。先生潛令家人取赴質庫。酒罷始以情告。衆皆無可如何。次日各送還質券而已。

越中骨董鋪中。有毛西河先生命冊。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時。先生年已七十八矣。又先生姬人命冊。亦同時推算。時年三十二。殆卽曼姝也。姬人命冊中。殷殷以子息爲問。術者言今年不育。則終無子矣。七十八老翁尙望生子。亦可發一笑也。

計孝廉東。善文。性迂癡。或問暇日何以自娛。答云。賦詩彈棋。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可以知其風趣矣。晚年極貧。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張夫人諱曰。古聞精練之妻。今乃有精練之妾。按張夫人甫草先生正室也。